

醉鬧五臺山



醉鬧五臺山

水滸故事

原著：

施耐庵

改編：

柯槐情

繪畫：

陳丹旭

圖書文字校對

股樂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北宋年間，朝政昏庸，又有瘟疫盛行，民衆怨聲載道。那時，水泊梁山聚集了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漢，他們劫富濟貧，震動了乾坤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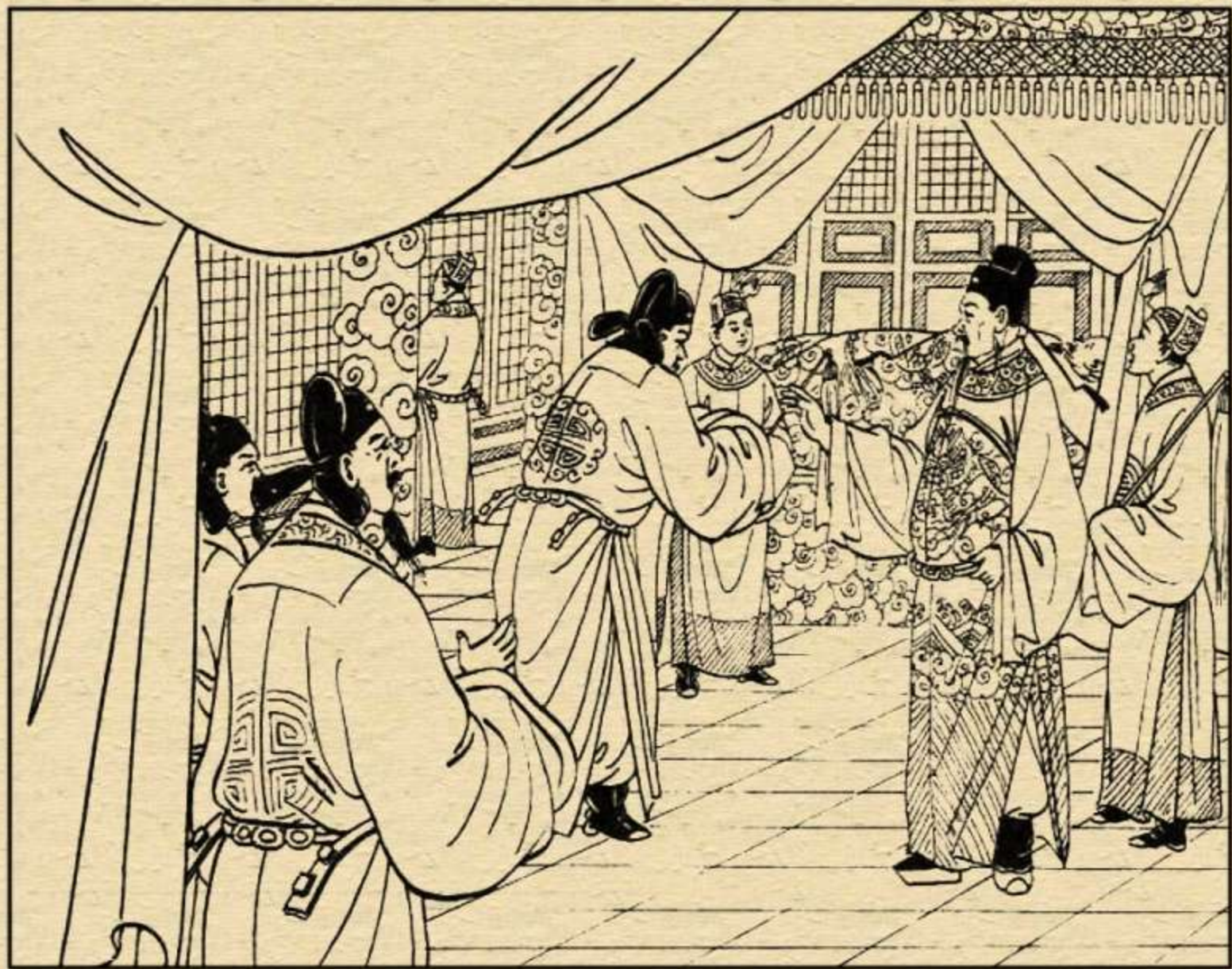
■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

■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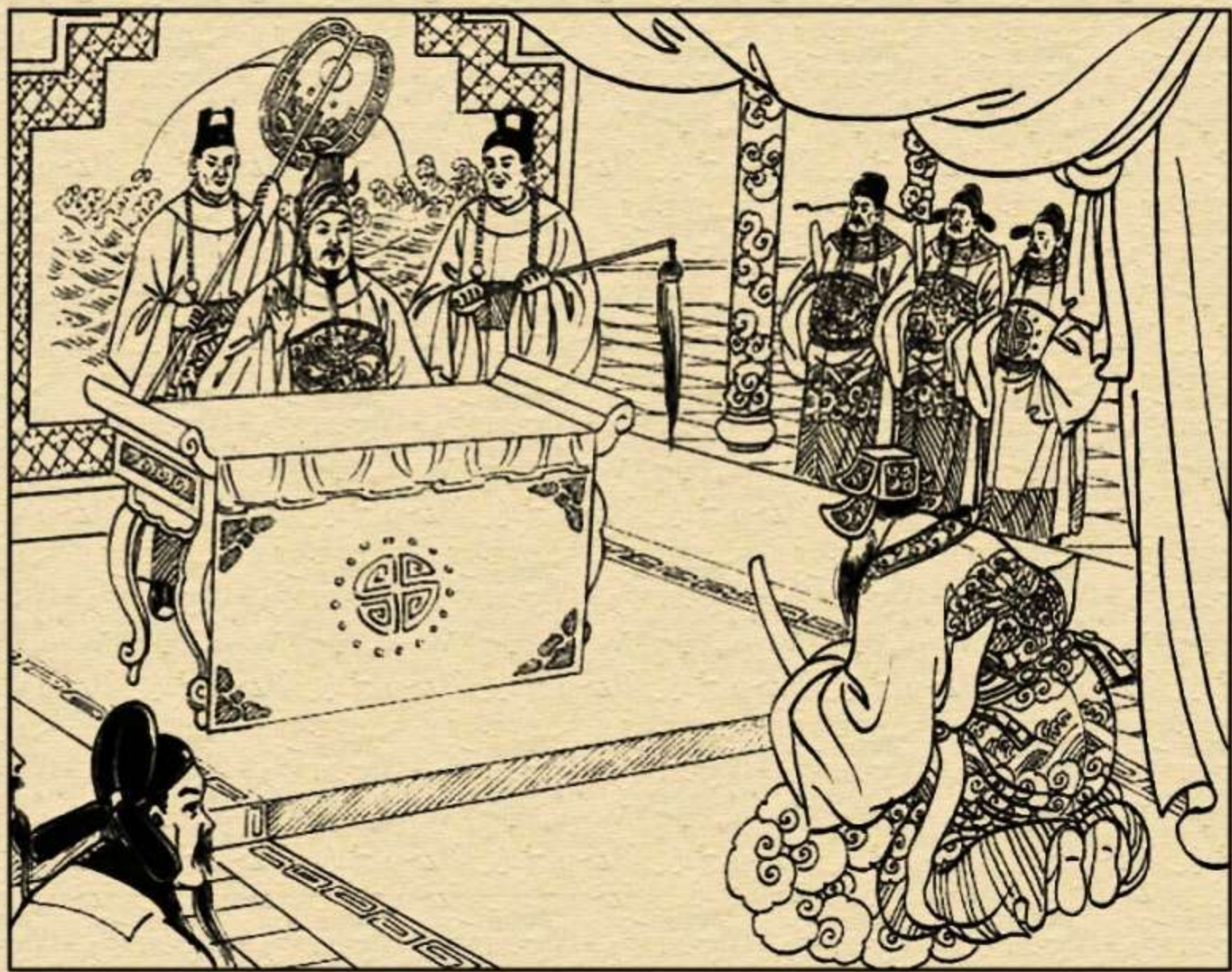
■ 魯智深拳打鎮關西

■ 花和尚大鬧五臺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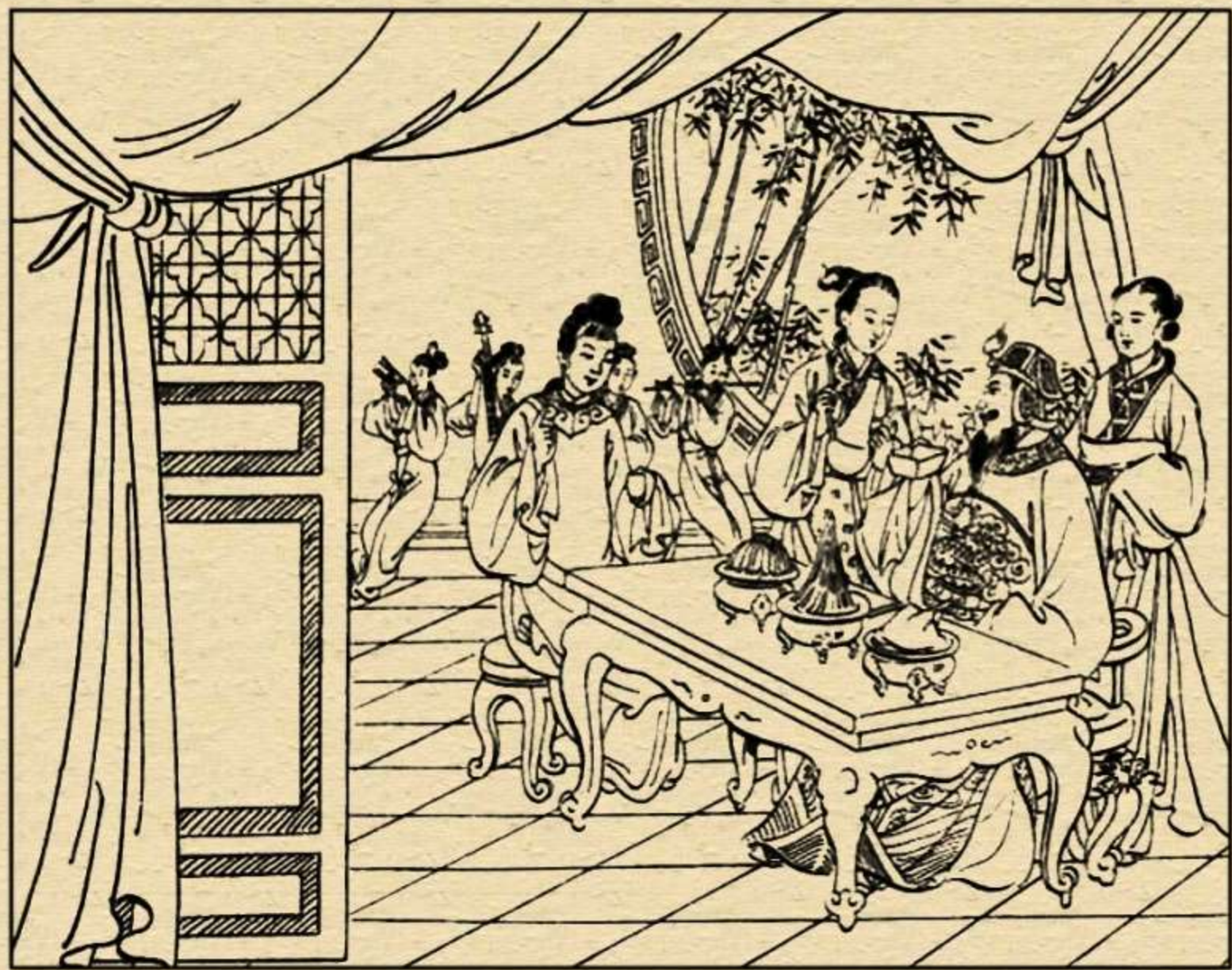
宋朝的哲宗皇帝死了，没有兒子，文武百官就商議，立他的弟弟端王繼承皇位，帝號叫徽宗。



徽宗是個荒淫無道的昏君，剛做皇帝，就把一個從沒有立過功勞的跟班高俅，升做了殿帥府太尉。



高俅是東京城裏一個潑皮，因為會拍馬屁，得到徽宗的賞識，見徽宗給他大官做，小人得志，高興非常。



上任那天，他就作威作福，把正患病的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傳來，責問他：『爲什麼不來參拜？』



他罵了王進一頓，還要打王進。難得衙門中的文武官員都和王進要好，一齊跪下求情，才算免了一頓打。



王進出了衙門，嘆口氣說：『今番我的性命難保了！我道什麼「高殿帥」，原來是東京城裏潑皮高二。』



王進痛苦地回憶着前事：原來當年高俅曾和他父親比過一次武，被他父親一棒打翻，現在他要公報私仇啦！



王進回到家裏，把這事一五一十告訴了母親。母子商量了好久，沒有別的法子，祇有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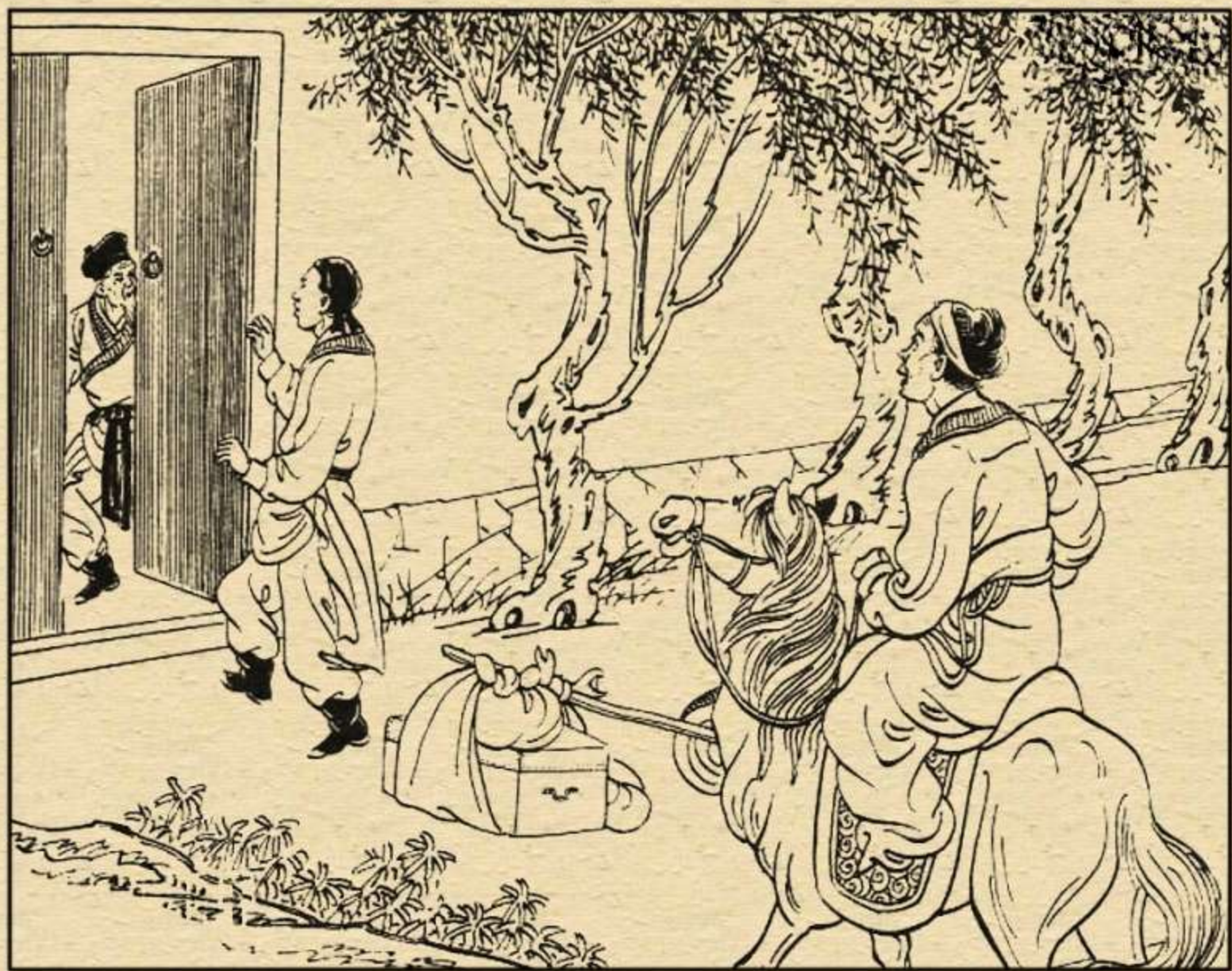
王進想起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處，有許多軍官是自己的好友，可以去投奔。他就把這意思向母親說了。



當天，王進就設法把殿帥府派來『服侍』他的兩個軍差遣開，第二天天沒亮，母子倆就起來，悄悄地走了。



母子倆離了東京，走了一個多月光景，一天，在路上談得高興，錯過了客店，祇得到一個莊上去借宿。



莊主史太公把他倆接待進去。王進不敢說出真姓名，祇說姓張，東京人，是做生意的。



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王進正要起身趕路，他母親的胃痛病忽然發作了，睡在床上，呻吟不止。



史太公就留住王進，說：『老太太既病了，多住幾天不妨。我家有藥，等把老太太的病治好了再走。』



史太公年紀已經六十，祇有一個兒子，名叫史進，綽號九紋龍，愛使槍弄棒，祇是武藝還不大高强。



王進爲了要報答史太公，這一天，見史進在練武，就向史太公表示，願意教授他兒子的武藝。



史進不服，要和他較量一下。王進見他心
高氣傲，有心拿點功夫給他看，隨手拿起一條
棒，拉了史進就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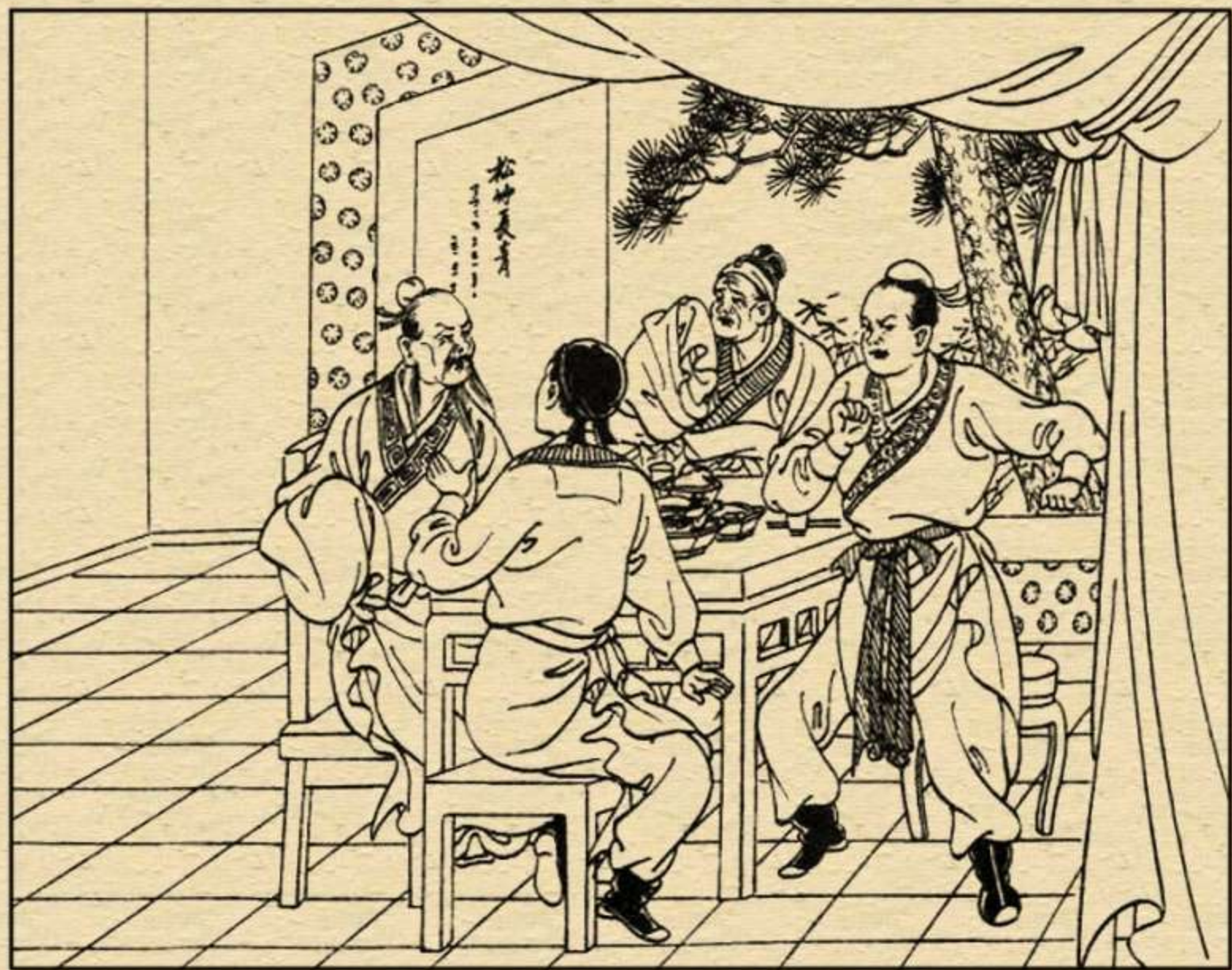
兩個人就在空地上交手，祇一盞茶工夫，史進就被王進擲翻在地上，爬起來，立刻跪倒，拜王進爲師。



史太公大喜，命莊客點起一對紅燭，擺開一桌筵席，請王進母子入座，四個人在席上談談說說，好不快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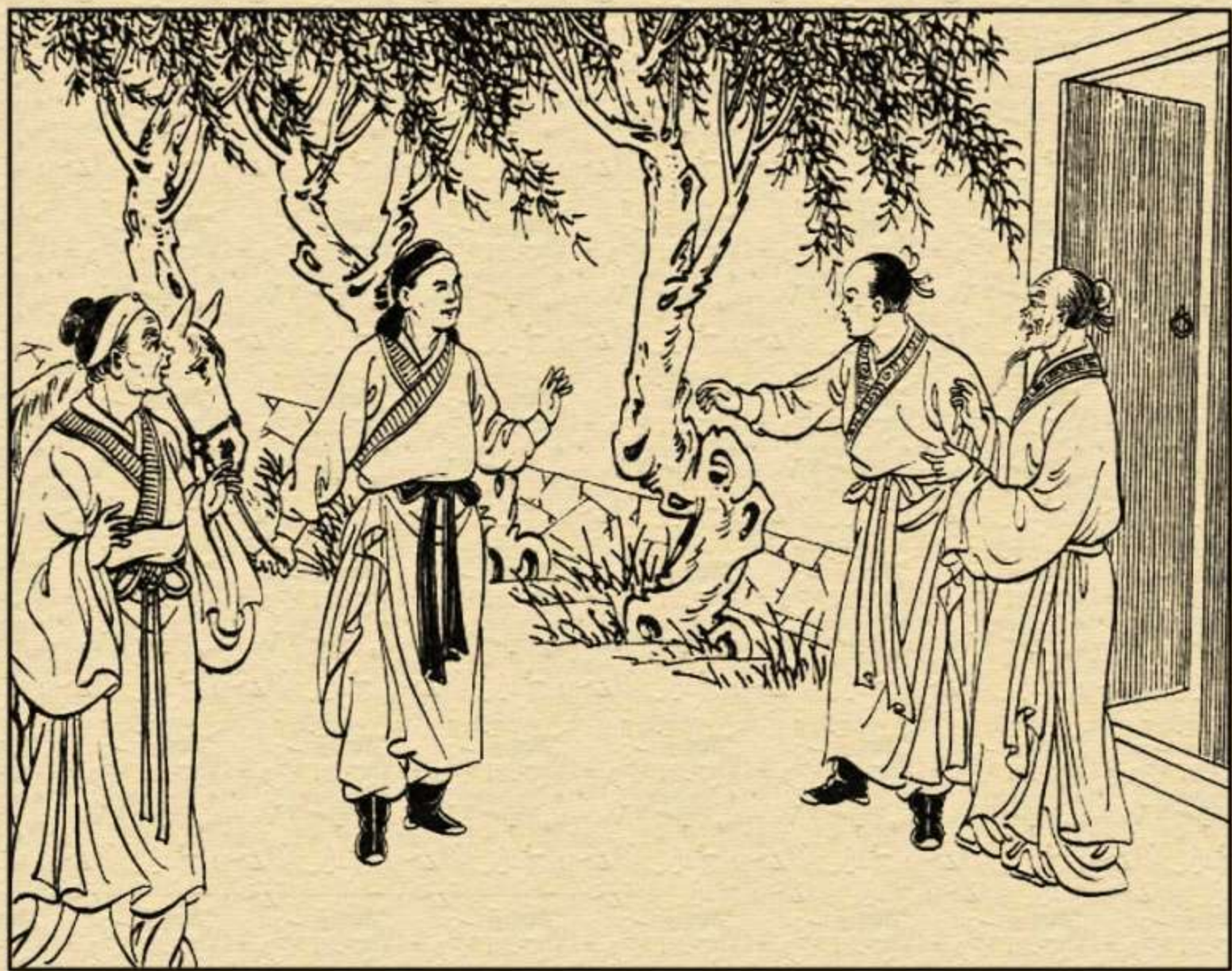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，王進才把自己的真姓名，以及被高俅陷害的事說了。史太公聽了嘆息，史進氣得要和高俅打架。



第二天，王進就開始教史進武藝，史進本有根底的，一學就會，半年工夫，十八般武藝，已練得件件精熟。



王進告辭要走，史進父子倆苦留不住，設筵送行，又送緞子兩匹，花銀百兩，送出莊門，灑淚而別。



王進去後，不久，史太公得病死了，史進沒有娶妻，又不懂生產，祇是在莊裏舞槍弄棒，交朋友，比武藝。



離史進家不遠，有座少華山，山高林密，
山上聚着六七百個強人，爲首的有三個頭領。



大頭領神機軍師朱武，二頭領跳澗虎陳達，三頭領白花蛇楊春，這三個頭領，都是史進的好朋友。



一天，中秋節快到了，史進寫了一封信，
叫莊客王四送到山上去，請三個頭領下山來飲
酒賞月。



三個頭領看完來信，大喜，即刻寫了一封回信，賞了王四五兩銀子，又請他喝了十來碗酒。



王四酒喝多了，下得山來，勉強走了十多裏路，支持不住，見一座林子，跑進去，一歪身睡倒在草地上。



有個獵戶李吉，正在那裏捕兔子，他認得王四，跑來扶他，見他袋子裏突出一塊白花花的銀子，便下手偷。



一摸，把那封信摸了出來。李吉認識幾個字，見是寫給史進的，不由喜得手舞足蹈，心花怒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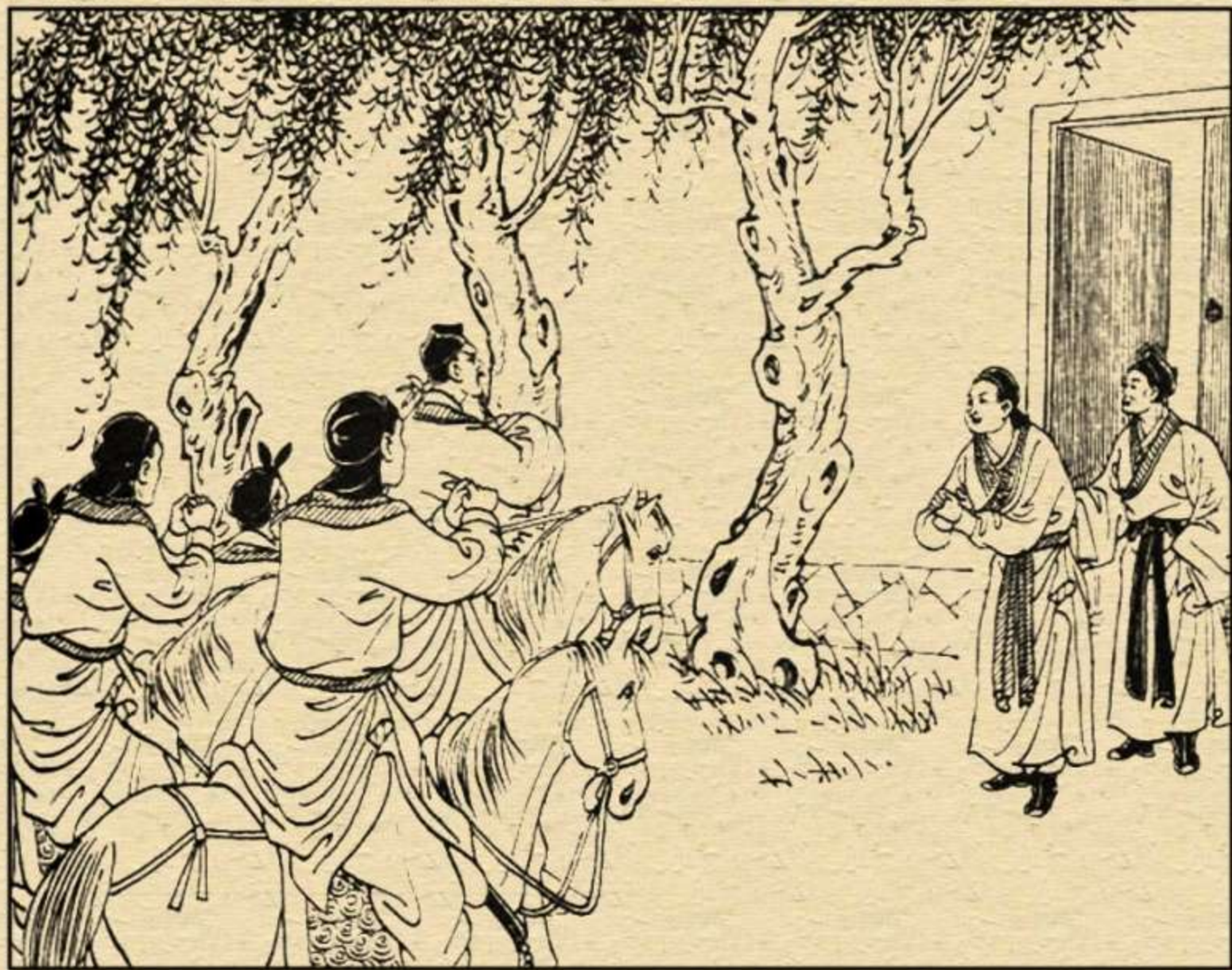
他立刻拿着那封信到華陰縣告密，請賞去了。這兒王四一覺醒來，不見了銀子和信，嚇得沒有了主意。



他左思右想，想出一個好法子，跑回村去，向史進撒了個大謊。他說：『三個頭領答應下山來，不寫回信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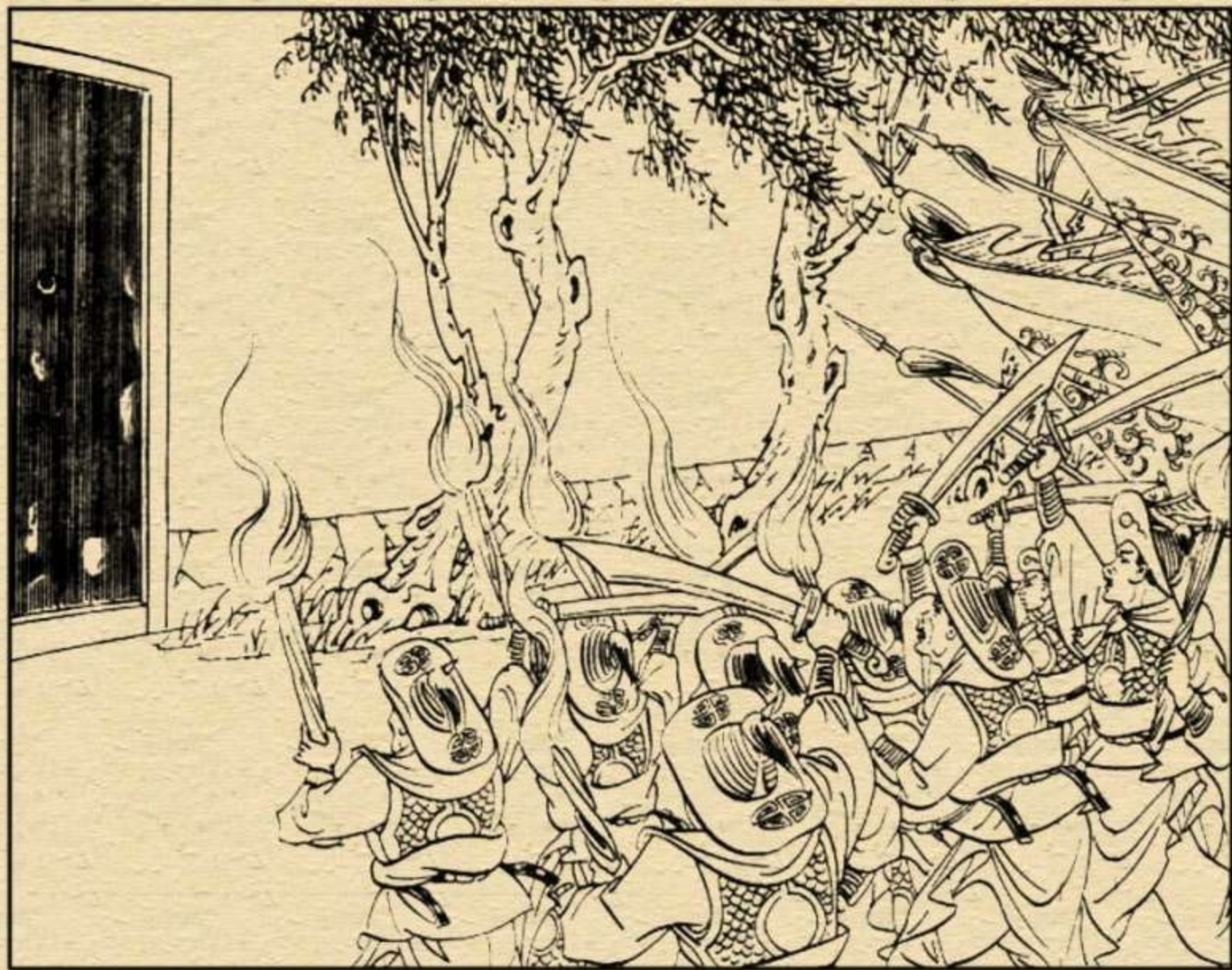
八月十五那天晚上，天空中一輪皓月，地上灑滿銀光。三位頭領來到莊前，史進接了進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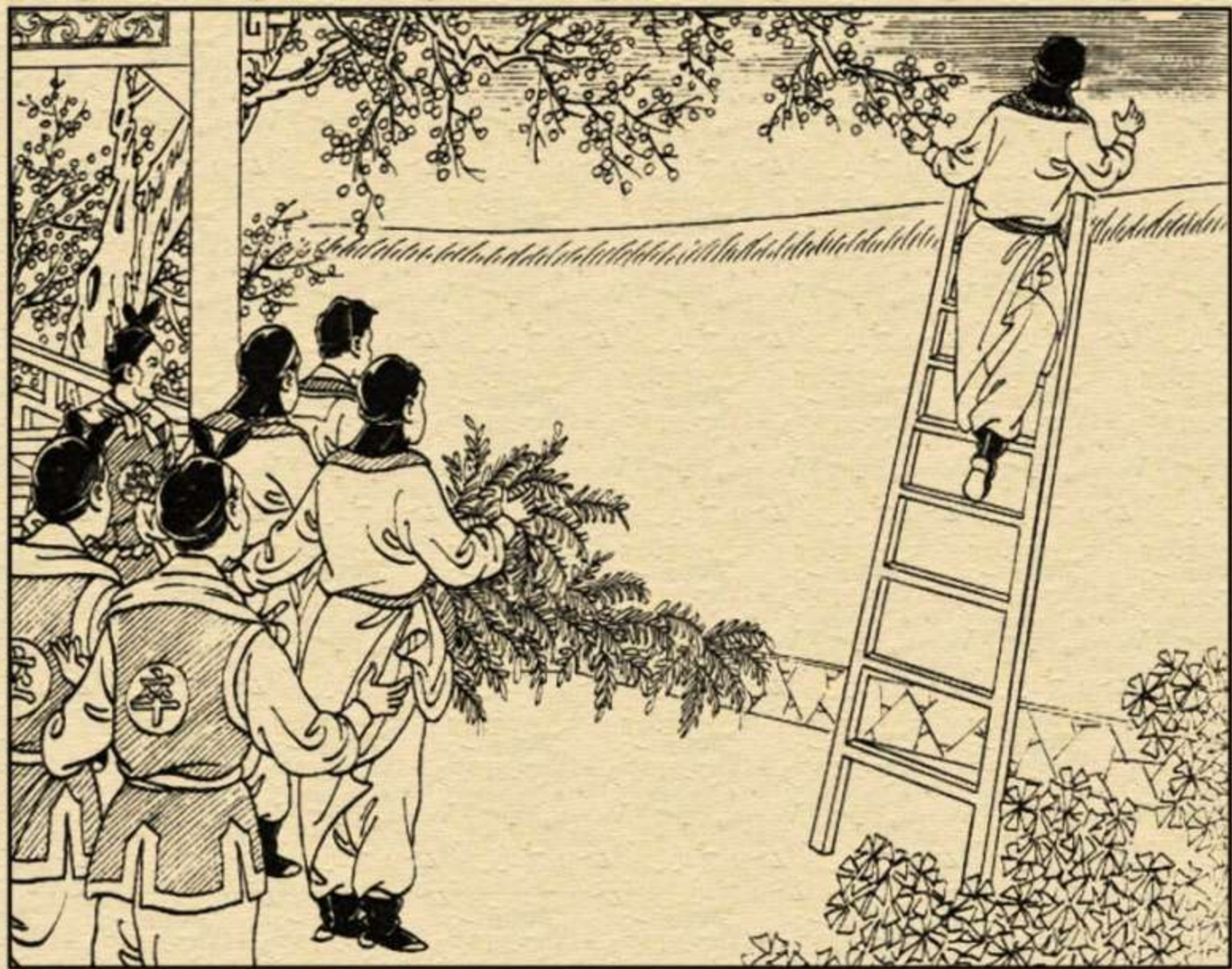
史進陪着三位頭領，進了後花園，大家笑呵呵地入了席，各人舉起杯來，照了照，把杯中酒一口喝幹。



大家正在興高采烈的當兒，忽然門外喊聲大起，火把齊明，來了三四百官軍，把莊院團團包圍起來。



史進知道事情不妙，叫莊客不要開門，自己搬條梯子爬上牆頭，問牆外官軍：『你們是來幹嘛的？』



官軍隊裏走出李吉，指着史進說：『祇怪你家王四不小心，把信落了。你窩藏強盜，還不趕快把他們交出來！』



史進走下梯子，三位頭領就一齊跪在地上，要求史進把他們綁了，送出去獻給官軍，免得連累他吃官司。



史進把三位頭領扶起來，說道：『別瞧不起史進，史進不是賣友求榮的人。』別轉頭去，叫莊客們快收拾行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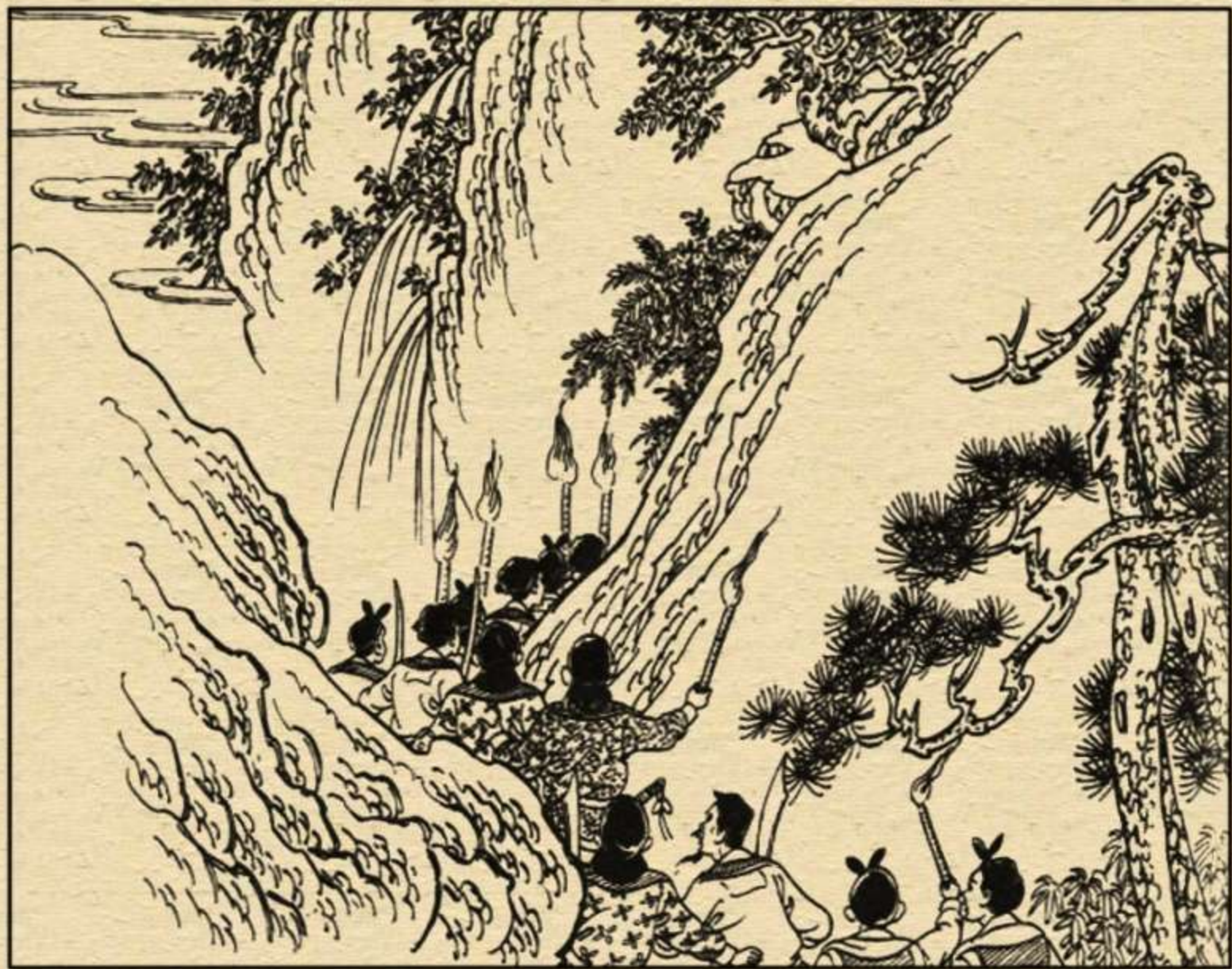
又叫莊客在後面草屋裏點起一把火，打開前面莊門，領着三位頭領和數十個莊客，一聲吶喊，殺將出去。



頂頭遇着李吉，史進大怒，一刀把他殺了。
兩個都頭來戰史進，陳達、楊春趕上，一刀
一個，結果了性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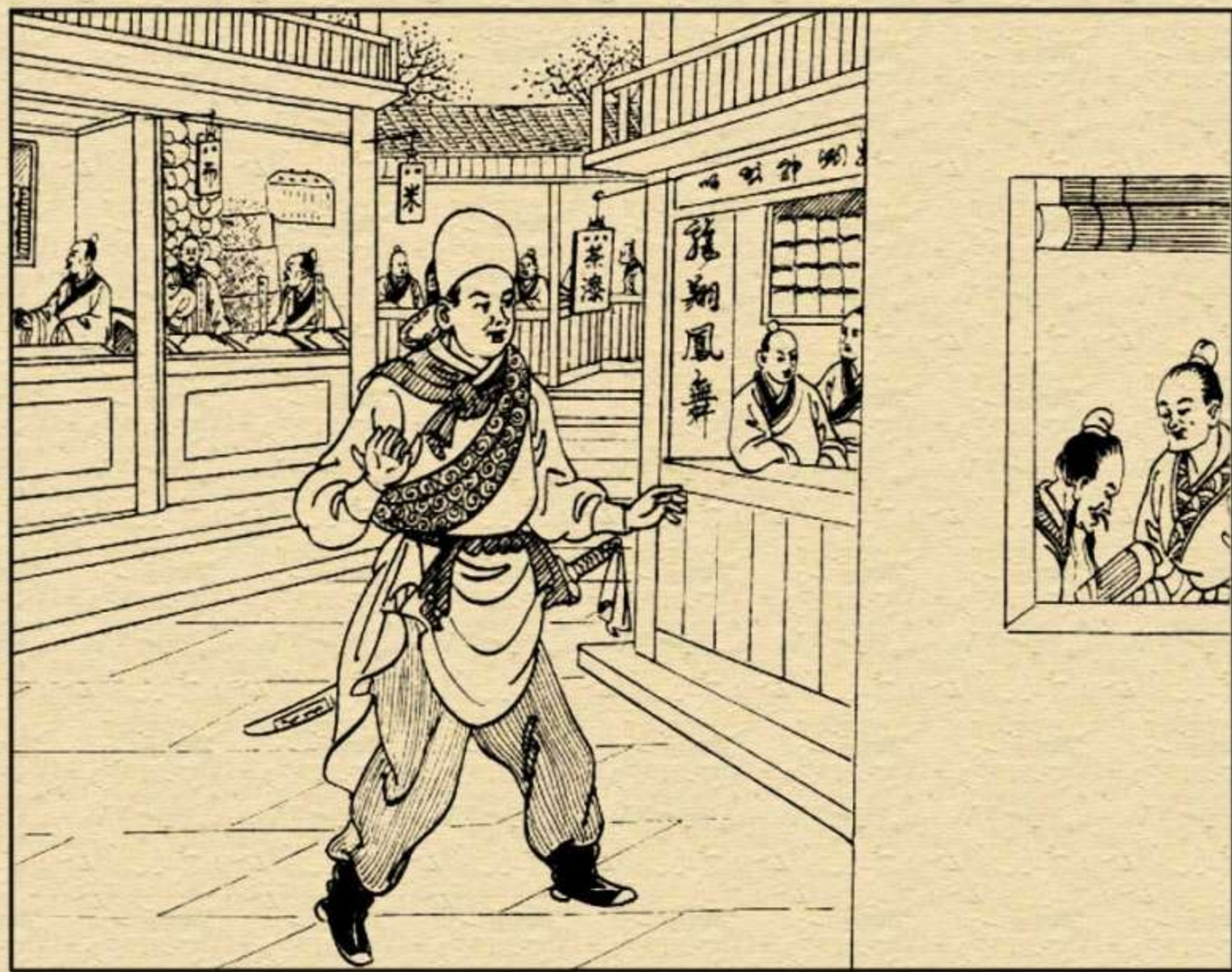
殺了一陣，官軍抵擋不住，退了下去。史進等直奔少華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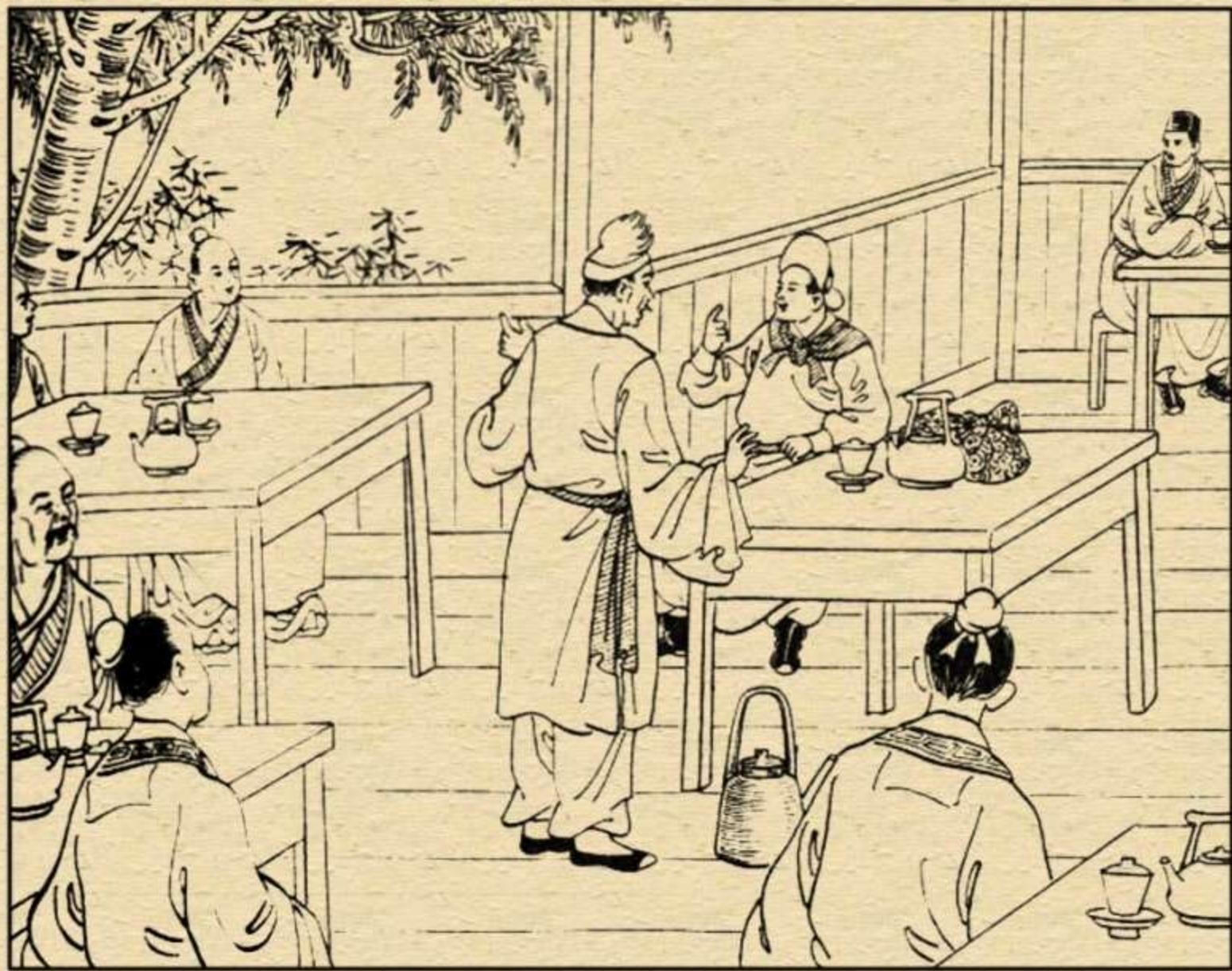
史進在山上住了幾天，三位頭領勸他入伙，他不肯，把莊客留在山上，自個兒到延安找師父王進去了。



史進在路上走了半個月光景，一天，來到陝西渭州，渭州地方很大，三街六市，人來人往，很是熱鬧。



渭州也有一個經略府，史進想：『師父王進也許在這裏！』揀一個茶坊坐下，向堂倌探問王進的消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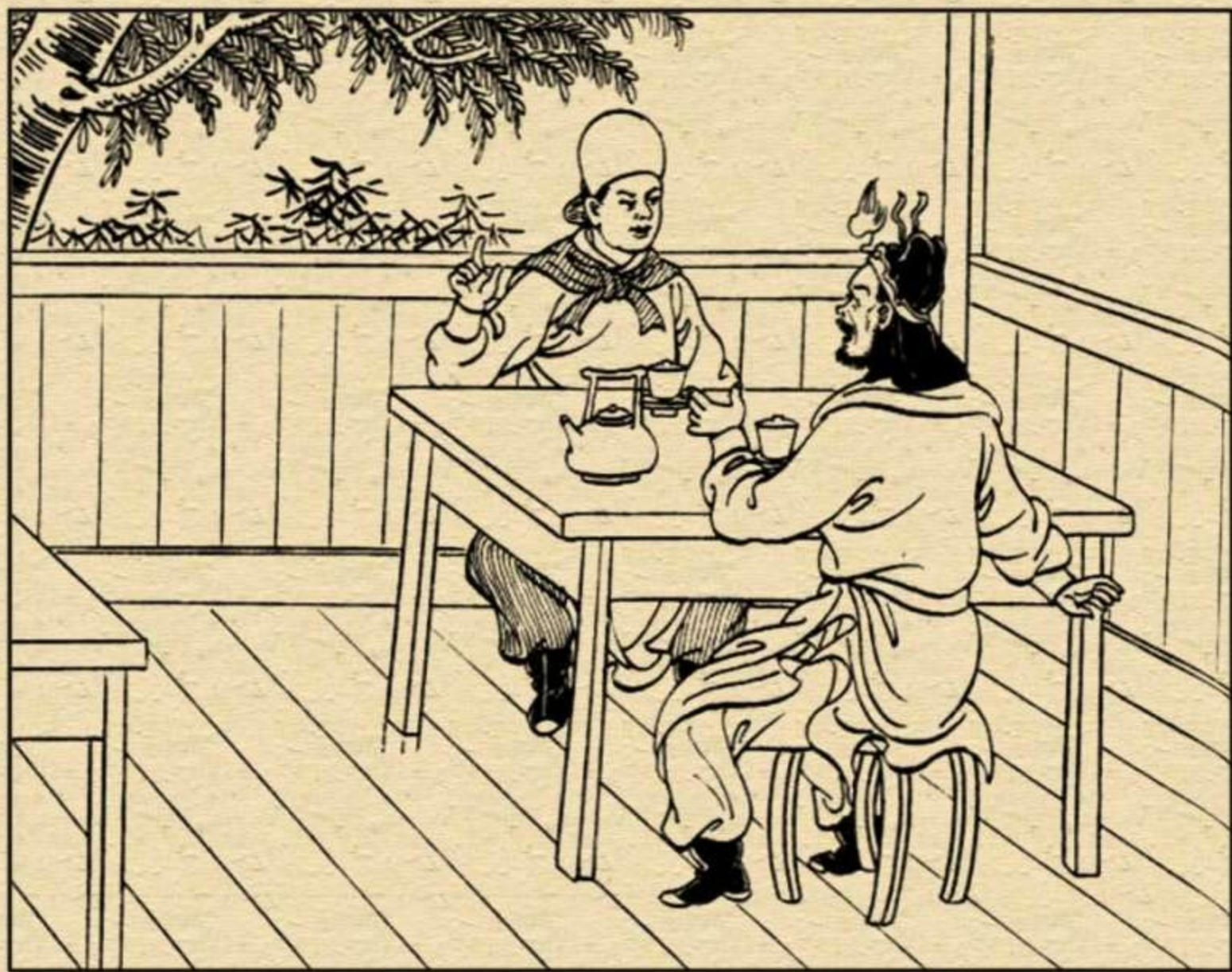
史進正問着，進來一位軍官，堂倌指着那軍官向史進說：『這是魯提轄，要尋王教頭，問他便知道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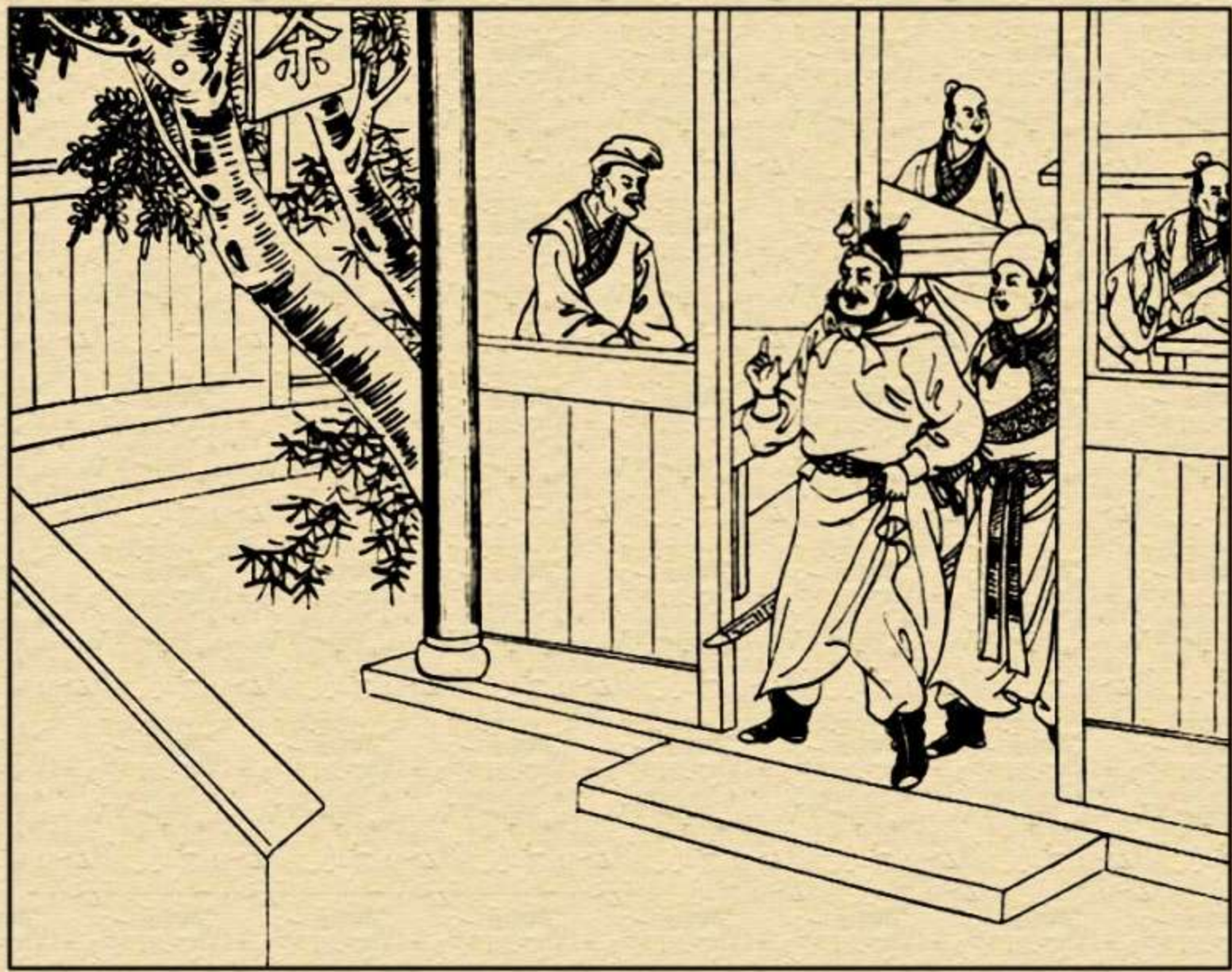
史進見那人身材魁梧，一臉漆黑絡腮胡，很有點英雄氣概，走過去和他行了一禮，請他同坐喝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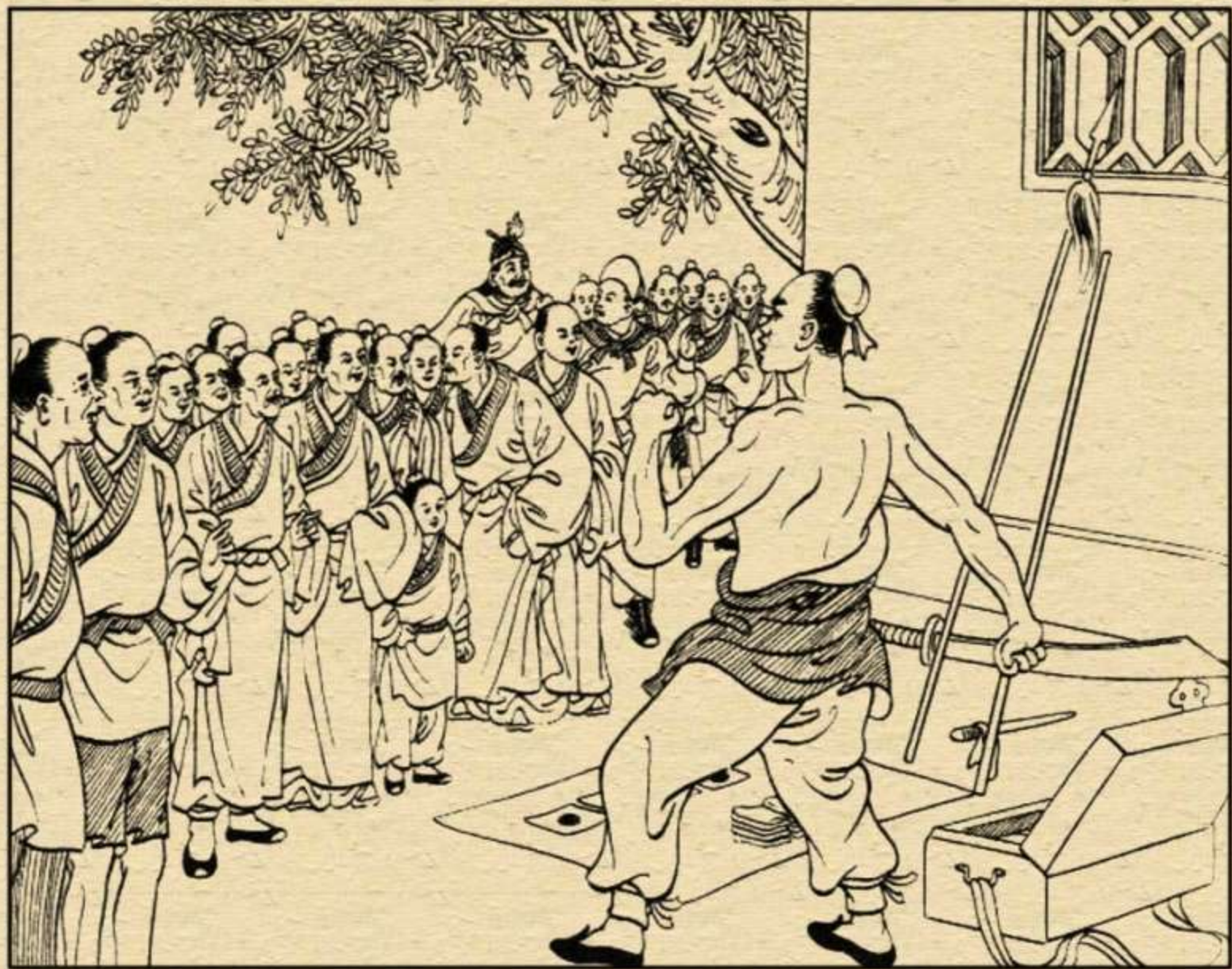
那人叫魯達。彼此通過姓名，談了一陣，史進問起王進，魯達說：「他在延安府老鐘經略相公處，沒到這裏來過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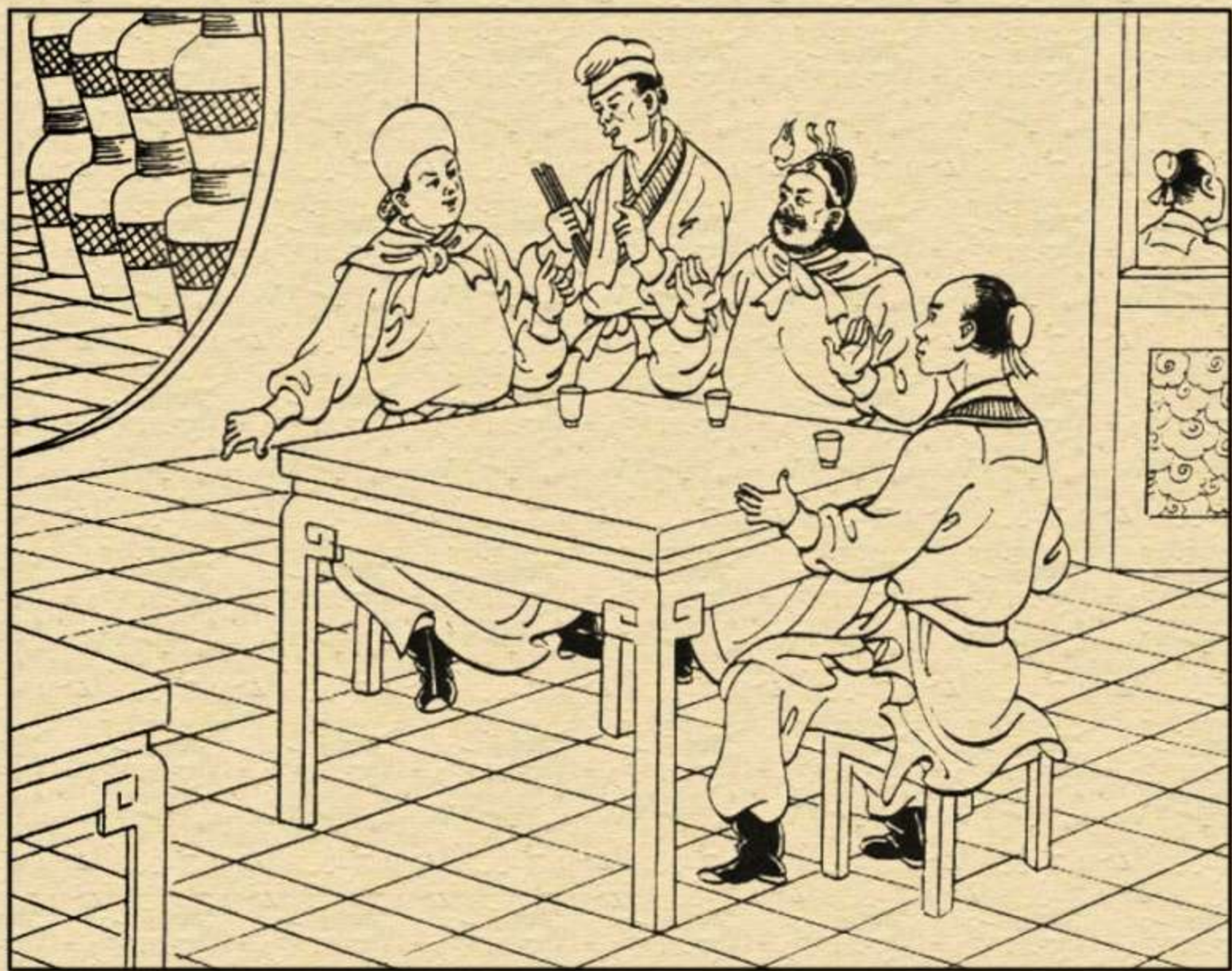
魯達又說：『既是史家莊上的史大郎，灑家今天和你初會，走！同去喝一杯。』一把拉着史進，離了茶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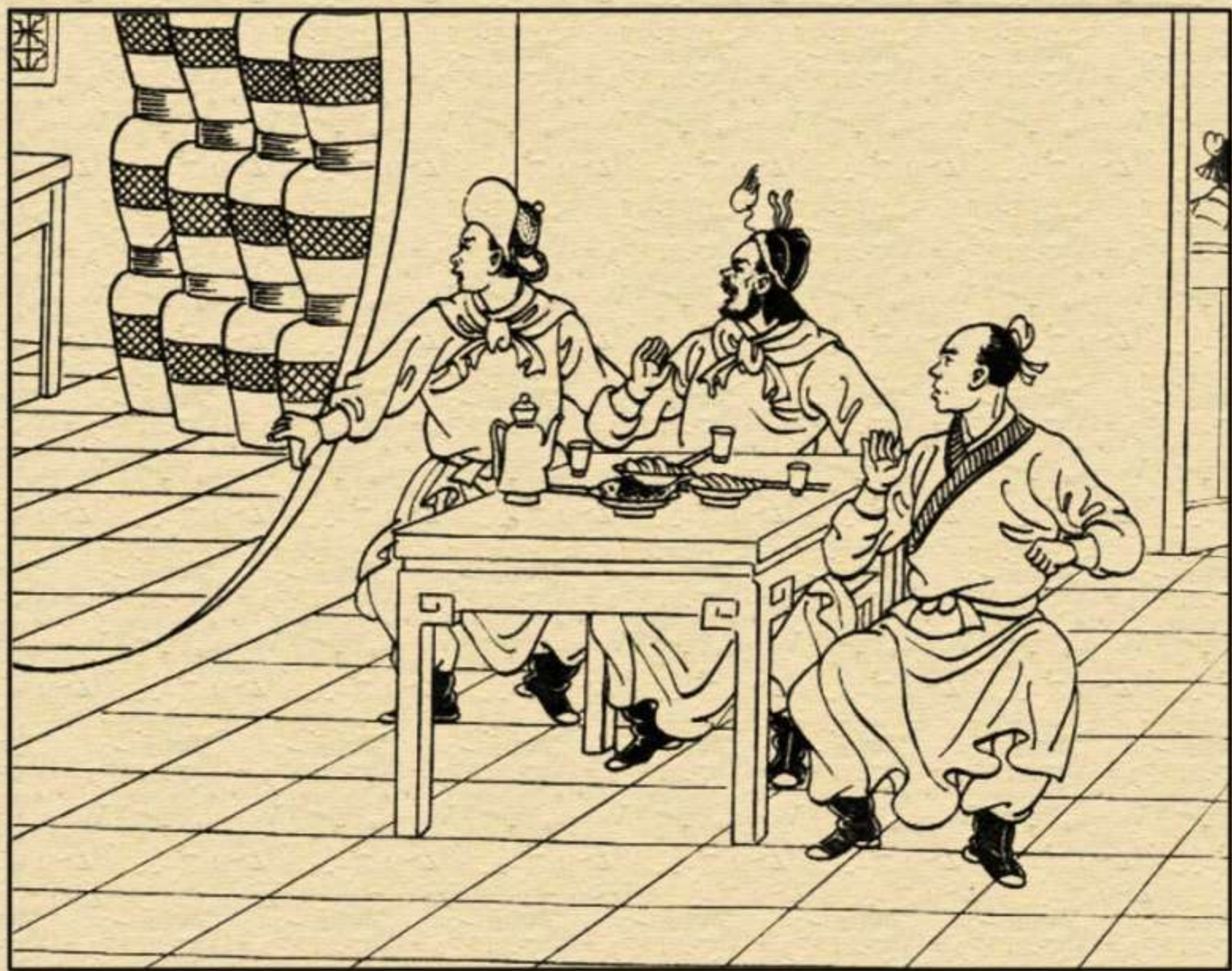
在路上，史進看見他以前的一個師父打虎將李忠，正在路旁耍槍棒，賣膏藥，便擠進去招呼。



魯達說：『既是史大郎師父，也去喝一杯。』三人來到州橋下潘家酒樓上坐定，酒保擺開盃筷，送上酒菜。



三個人正喝得高興，談得有趣，忽然隔壁閣子裏傳來一陣女子的哭聲，嗚嗚咽咽的，聽去好不刺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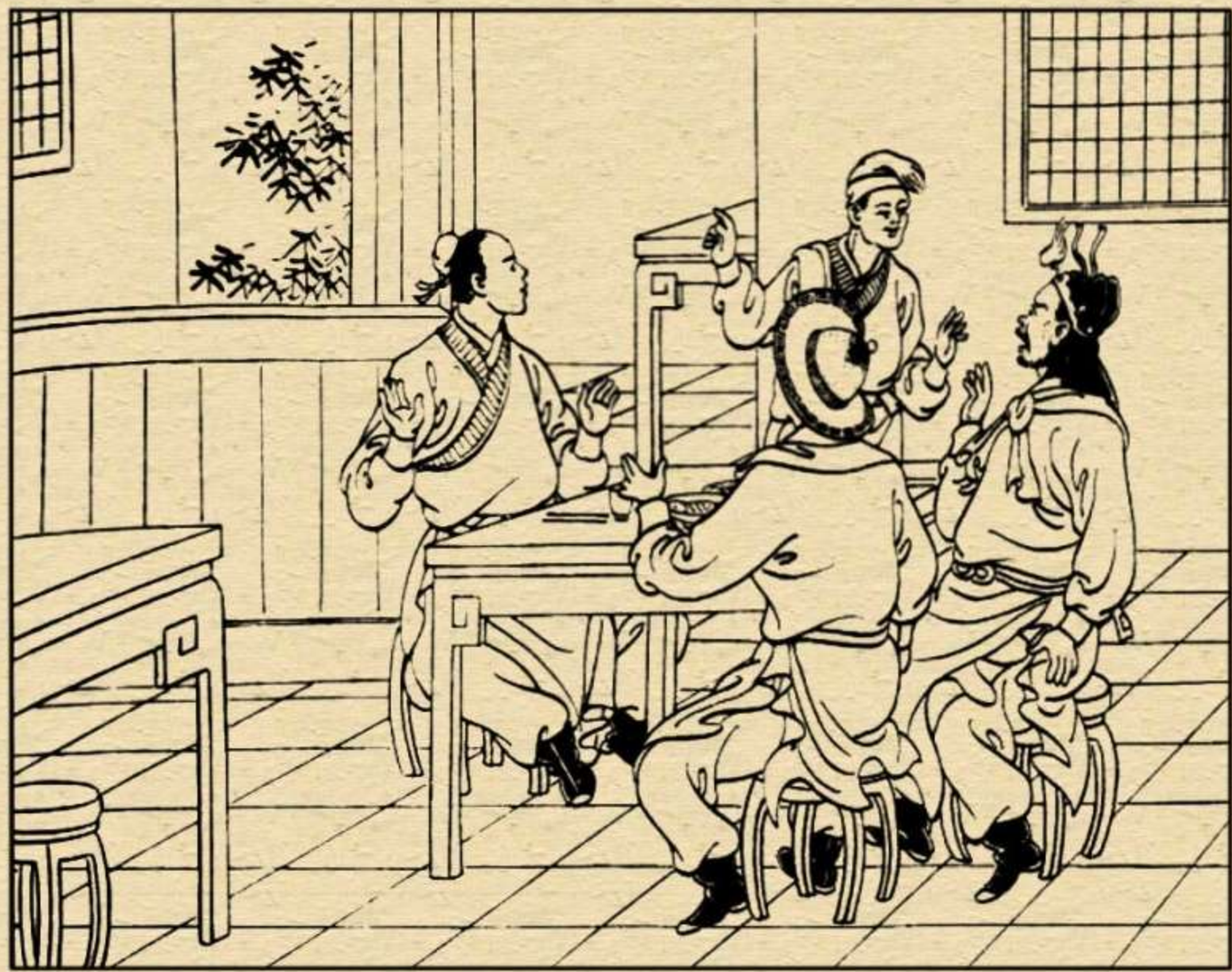
魯達不耐煩，把杯兒碟兒拿起來，嘩啦啦向樓板上陣摔。酒保慌了手脚，走來問：『提轄！誰觸犯了你？』



魯達說：「俺又不欠你酒錢，爲什麼弄個女人來，哭哭啼啼的，吵得俺不能快快活活地喝酒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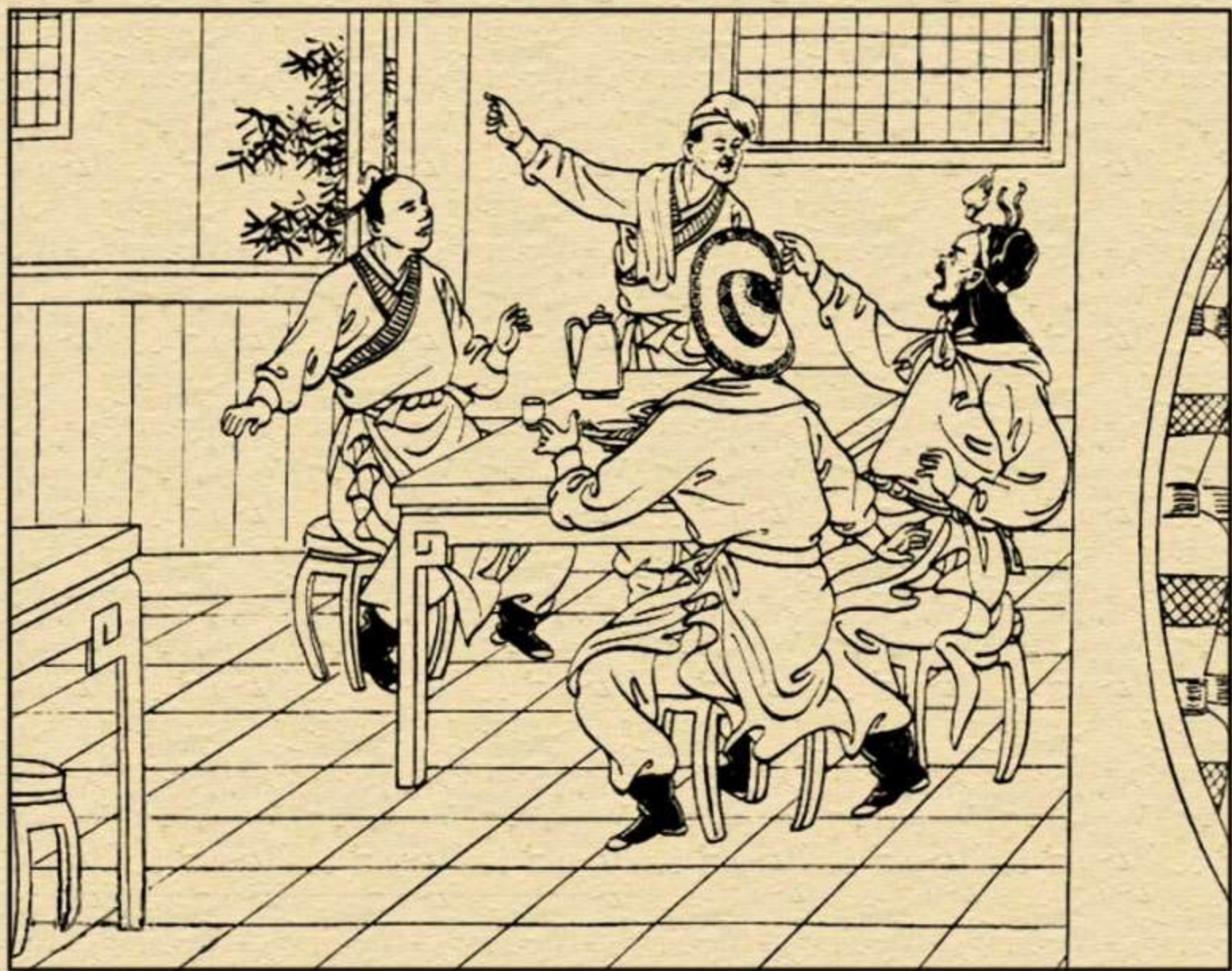


酒保忙陪笑說：『提轄別誤會，這是個賣唱的女子，因為受了冤屈，傷心啼哭，怎敢存心吵鬧提轄！』



叫來。

魯達是個愛管閑事的，就要酒保把那女子



一會兒，來了兩個人，前面一個婦人，後面跟着個老人。



走近前來，行了個禮。魯達問：『你們是哪裏人？爲什麼事啼哭？』婦人揩揩眼泪，說出一樁可惱的事來。



原來那婦人姓金，名叫翠蓮，老人是她父親，東京人，因為家中生活貧困，來渭州投奔一個親戚。



到了渭州，那親戚搬到南京去了，人沒有找着，錢又光了。父女倆舉目無親，流落在一家客店裏。



狀元橋下，有個鄭屠，綽號鎮關西，是本處一個大財主，又是一個大惡霸。一天，這鄭屠走客店門前經過。



恰巧金老帶着翠蓮從客店裏出來，鄭屠見翠蓮生得年輕貌美，便動了壞心，想討她做小老婆。



他打聽得父女倆沒有錢又沒勢，便喊了幾
幾個痞子，跑進客店去，軟騙硬嚇，強要翠
蓮去做妾



痞子拿出一張典身契，對金老說：『你在上面簽個字，給你三千貫錢。』金老簽了字，女兒被搶走，錢一文不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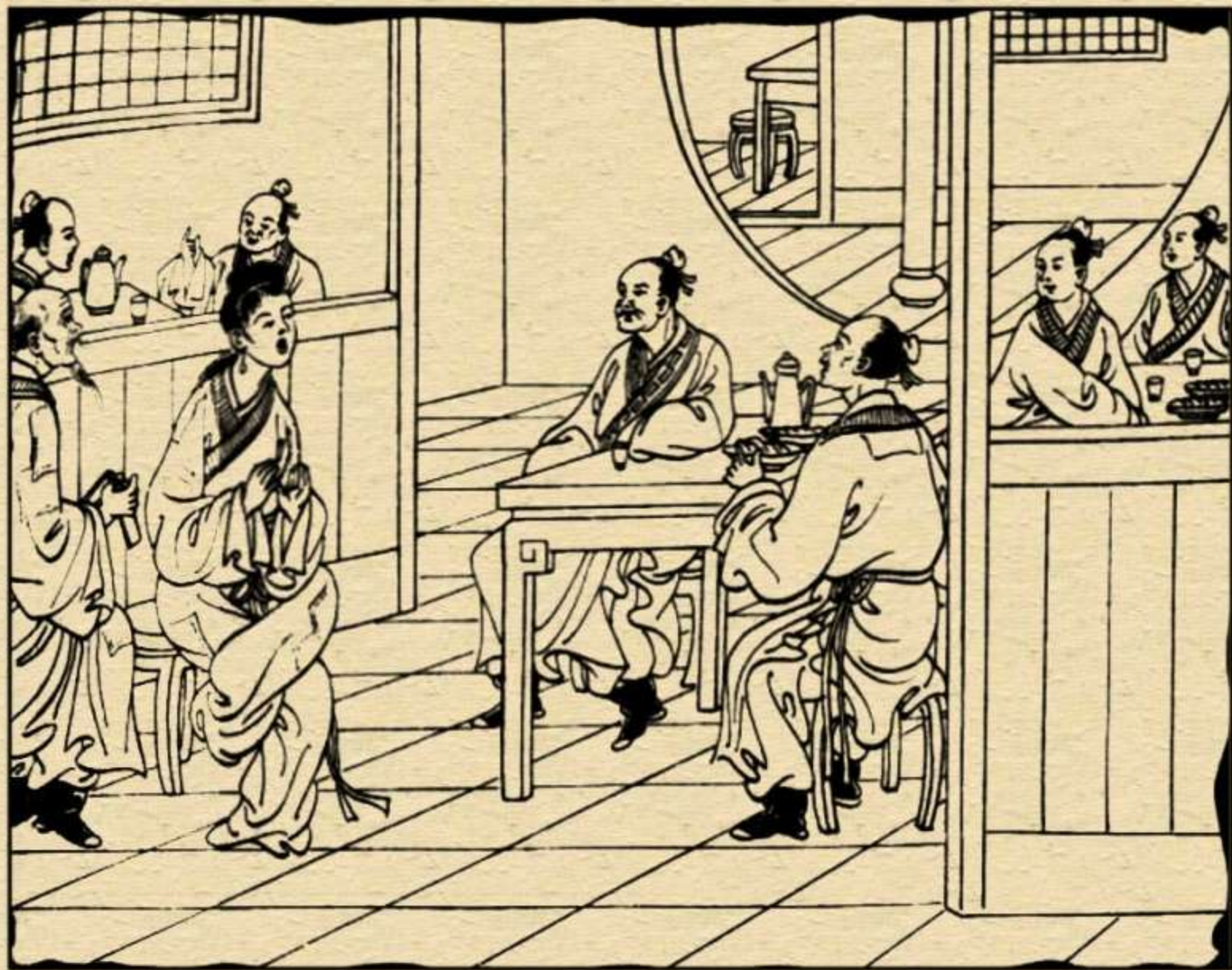
翠蓮到了鄭家，鄭屠的大老婆悍潑無比，怎容得她，把她趕了出來。翠蓮離了鄭家，但是并没逃出虎口。



鄭屠有張假典身契，天天派人來向她要還三千貫錢。鄭屠錢多勢力大，父女倆有苦無處說。



父女倆吃着都不全，哪有錢還鄭屠。金老
迫得沒了法，就叫翠蓮賣唱，掙些錢來，還
這筆冤枉賬。



這幾天，因為酒樓上吃客不多，掙不到錢，怕鄭屠來逼，又傷心，又害怕，才放聲大哭起來。



翠蓮把這一五一十告訴了魯達，魯達氣往上衝，就要去打鄭屠。史進、李忠，一邊一個，死命把他拉住。



魯達沒法，重坐下來，摸出五兩銀子，向史進說『有銀子，借些給俺。』史進立刻在包裹裏取出十兩銀子。



魯達把銀子都給了金老，向他說：『明天一早你們就回東京去，別在這兒挨氣受，這銀子給你們做盤纏。』



金老說：『鄭屠曾囑咐店家，怕店家不肯放。』魯達說：『俺明天會來送你。』父女倆這才千恩萬謝地去了。



下得樓來，史進、李忠向魯達告別。魯達回到自己住處，晚飯也不吃，躺上床，氣得一夜睡不着覺。



天朦朦亮，魯達就跑到金老住的客店裏去，設法把父女倆送走，一面來狀元橋下找鄭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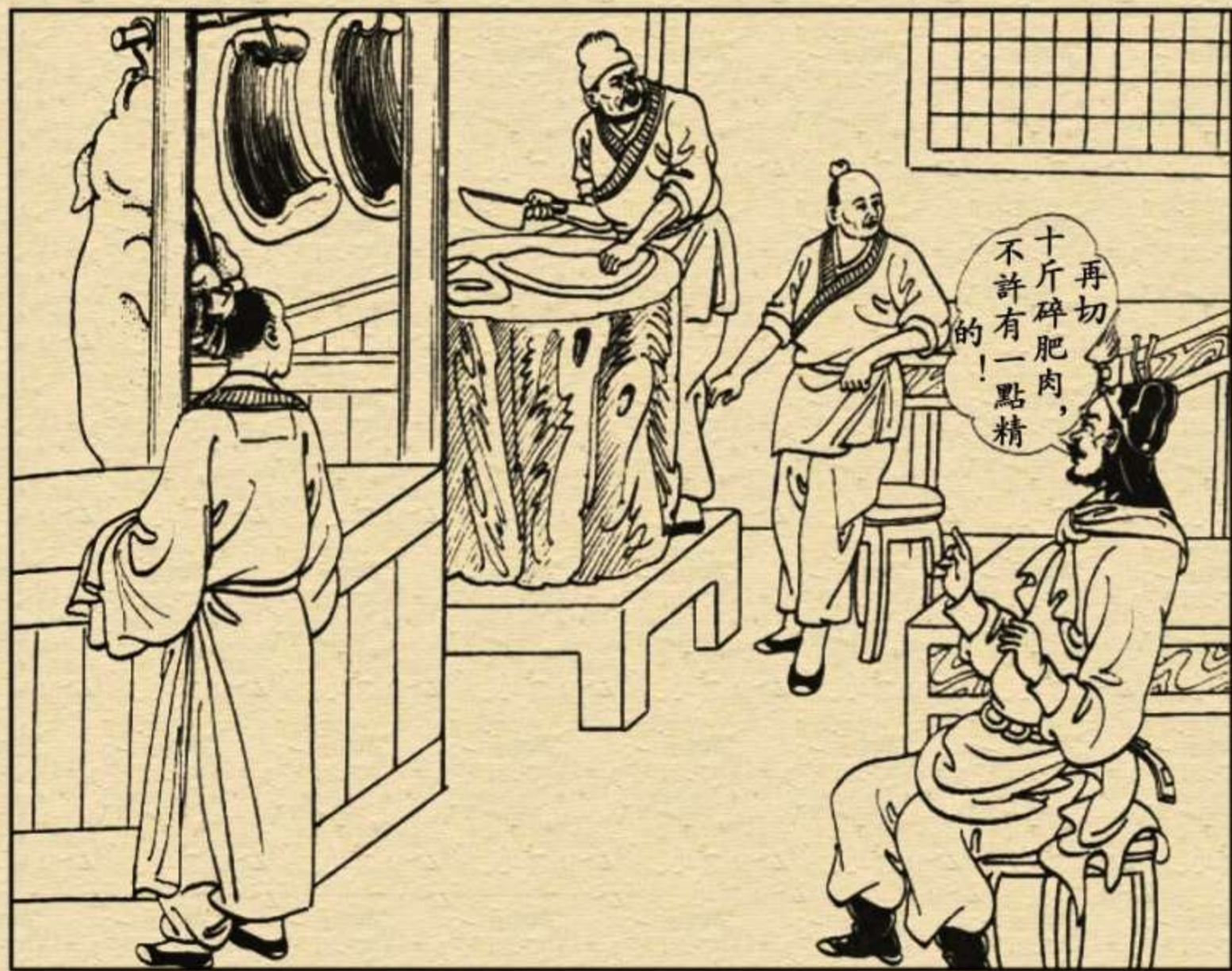
鄭屠在狀元橋旁開了間大肉店，正坐在櫃內招呼買賣。魯達叫聲：『鄭屠』，他見是魯提轄，立刻站起身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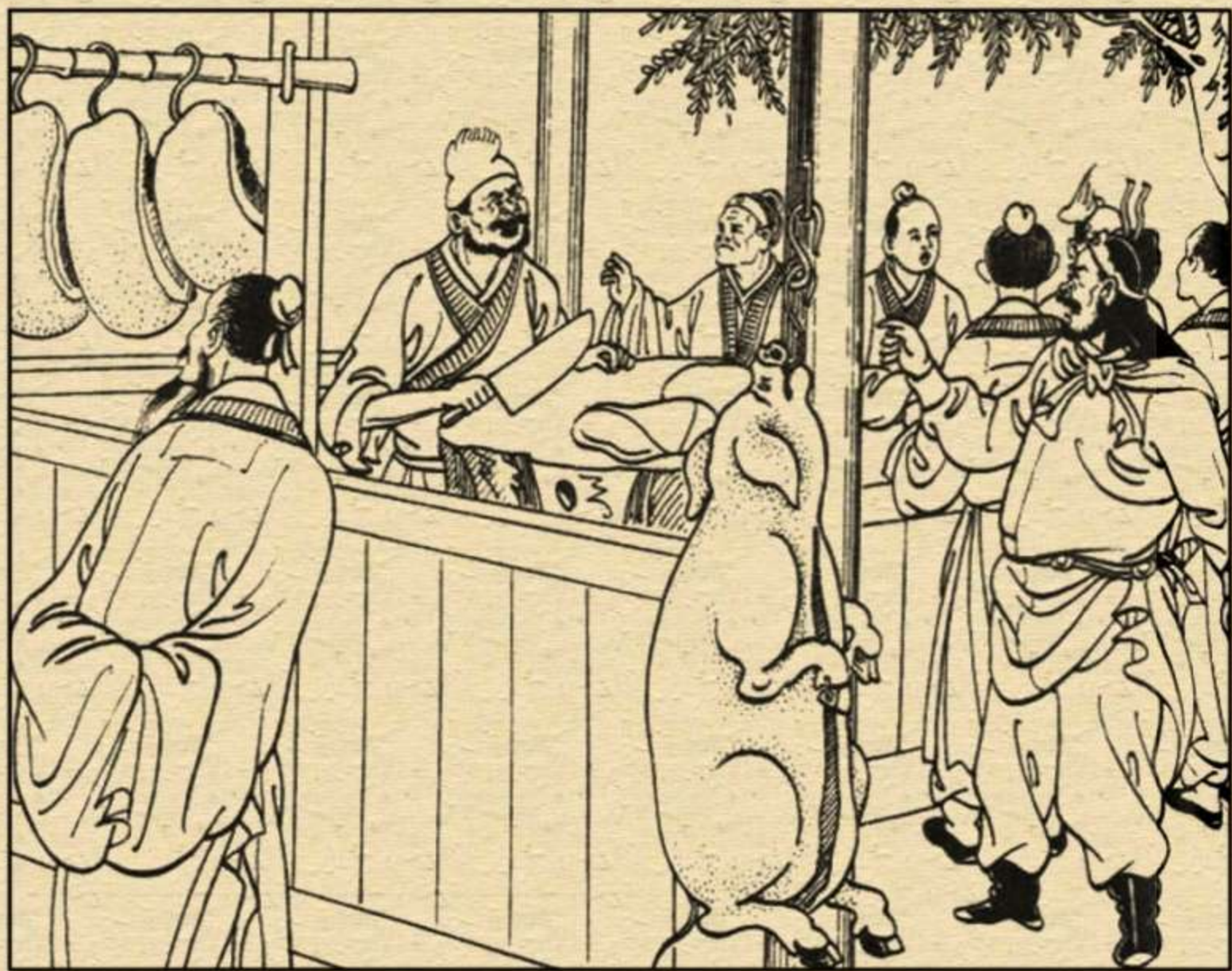
魯達故意要找他麻煩，假說奉經略相公命令，要切十斤碎精肉，不許有一點肥的在上面。



又要他切十斤肥的，不許有一點精的在上
面，還要他自己切。鄭屠把肉切好，用荷葉
包了，擺在砧上。



最後又要他切十斤碎軟骨，不許有一點肉在上面。鄭屠笑道：「骨頭怎能吃？你這不是故意來消遣我？」



魯達拿起一包肉，對準他臉上擲去，罵道：「偏要來消遣你！」鄭屠是一向欺負人的，怎能捺得下那股怒火。



鄭屠拿起一把剔尖刀，就來刺魯達。魯達向街心一跳，鄭屠追出去。



魯達就勢按住他左手，一脚把他踢倒。

伙計們恨鄭屠，都不來助架；鄰居們恨鄭屠，也不來相勸；行人遠遠站着，看這個惡霸受罰，心裏真痛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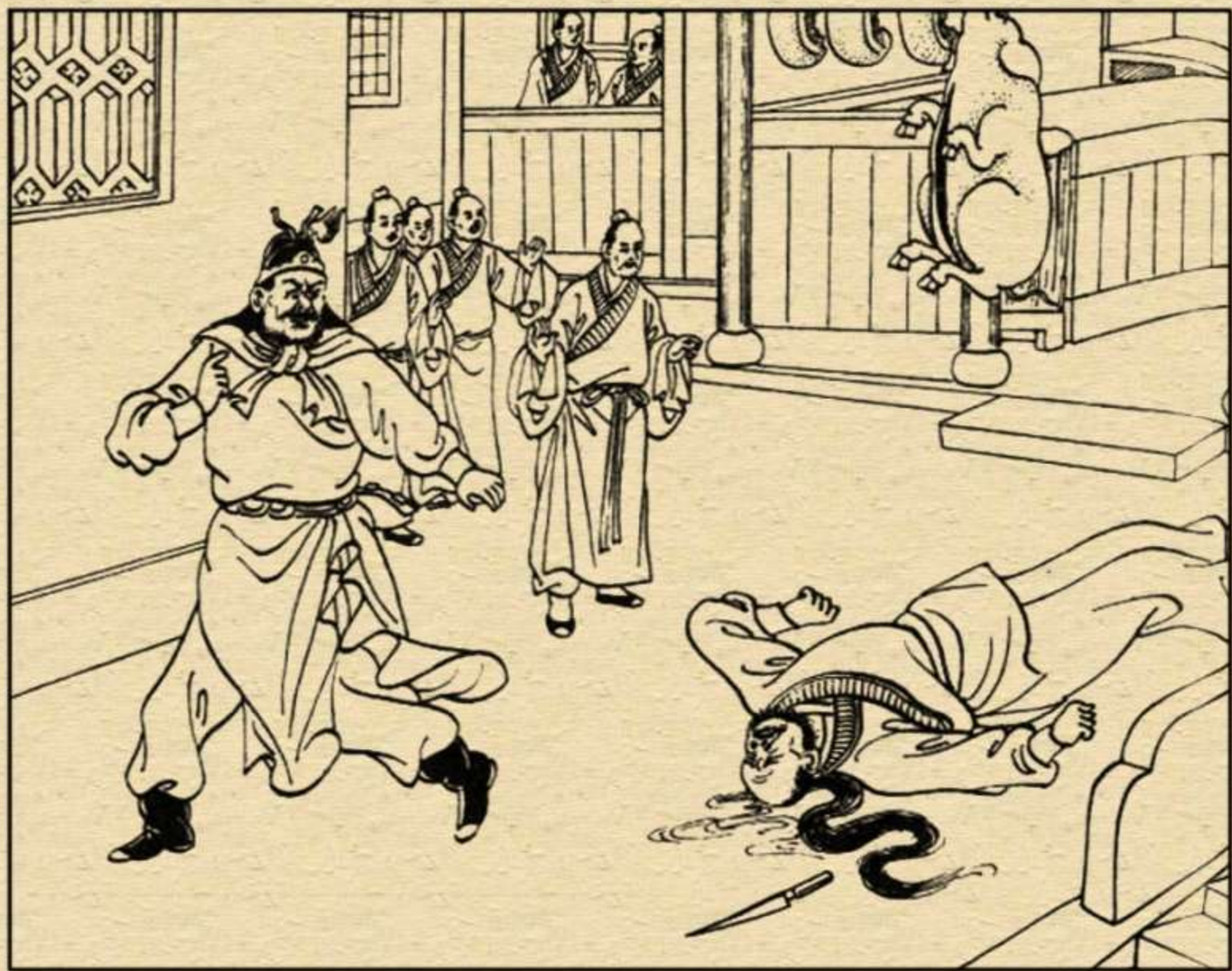
魯達揚起一個醋鉢大的拳頭，罵道：『你爲什麼強娶金翠蓮？爲什麼要了她的身子還要她的錢？』



拳頭跟着罵聲落了下去。一拳，鼻子出血；二拳，眼珠突出；三拳，太陽穴爆裂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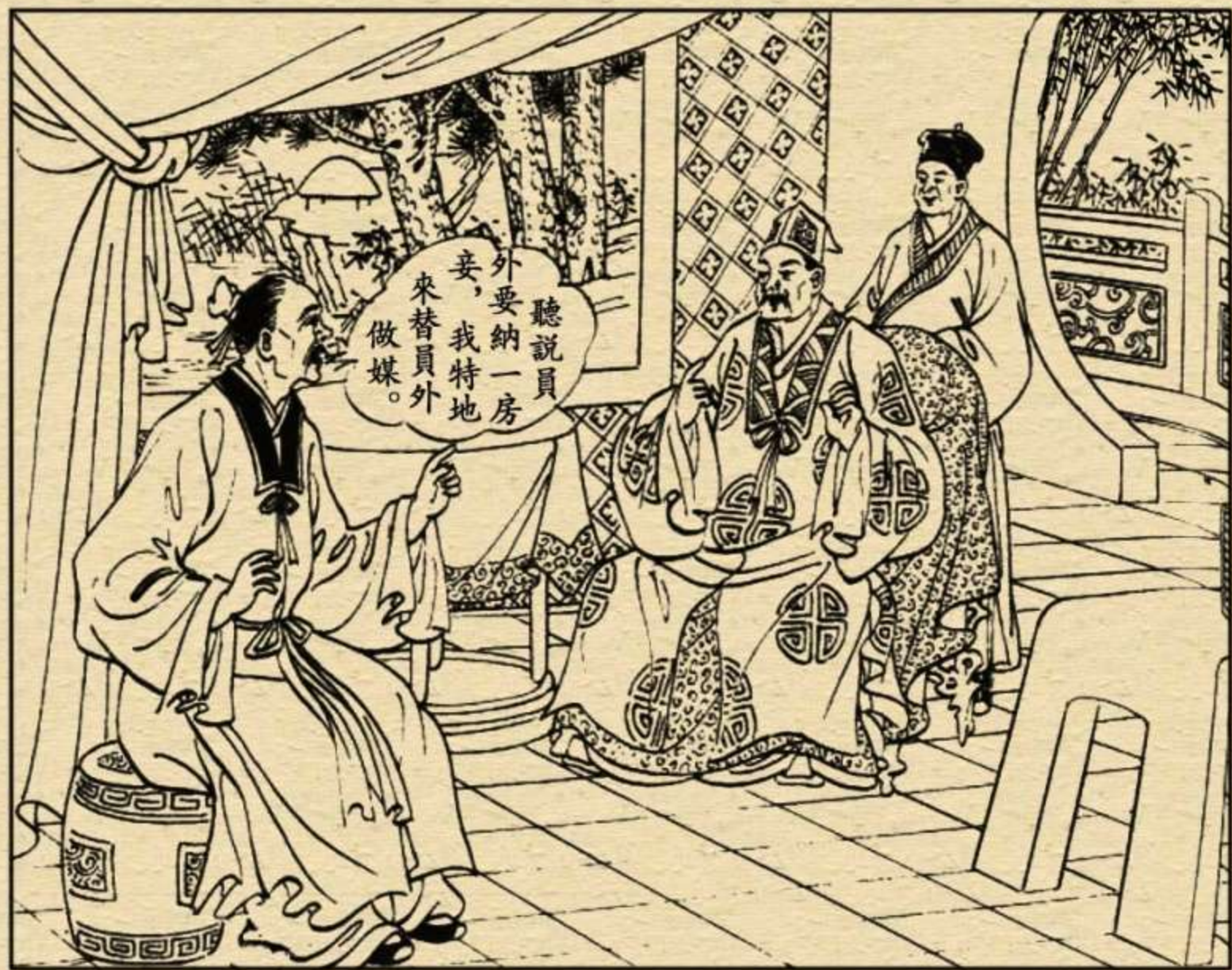
魯達見他不動彈，低頭一看，這家伙真不經打，已經斷氣了。人命關天，不是玩的，他撇下鄭屠，拔腳就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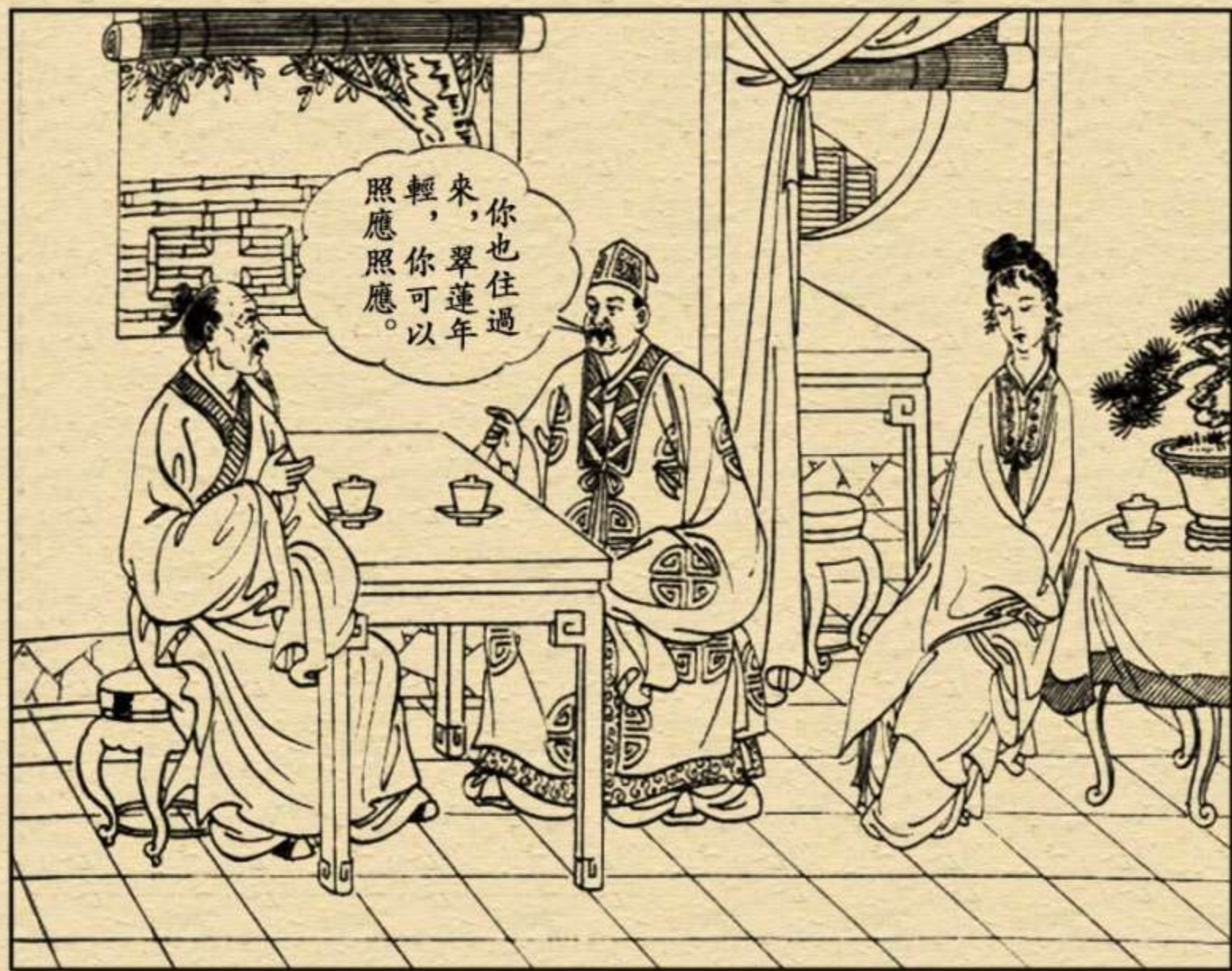
再說金老帶着翠蓮，匆匆離開渭州。剛走出城，遇着他的一位同鄉朱九，就跟朱九到山西雁門縣去。



朱九在雁門縣朋友多，人面熟，見金老父女倆生活貧苦，吃穿都沒有着落，便替翠蓮做了個媒。



朱九把翠蓮嫁給當地一個財主趙員外做了
妾。趙員外疼愛翠蓮，把金老也接過去，跟
翠蓮一起過活。



趙員外怕大老婆容不下金翠蓮，便在縣城中撥了間屋子給父女倆住，父女倆生活得還不錯。



却說魯達三拳打死鎮關西，闖下了大禍，不能再在原地立足，也逃出渭州，來到了山西雁門縣。



雁門縣衙門，早接到渭州府的公文，懸一千貫賞錢捉拿魯達。茶坊中，酒店裏，正紛紛講說着這件事。



這天，金老恰巧上街有事，遇着魯達，慌忙把他請到屋裏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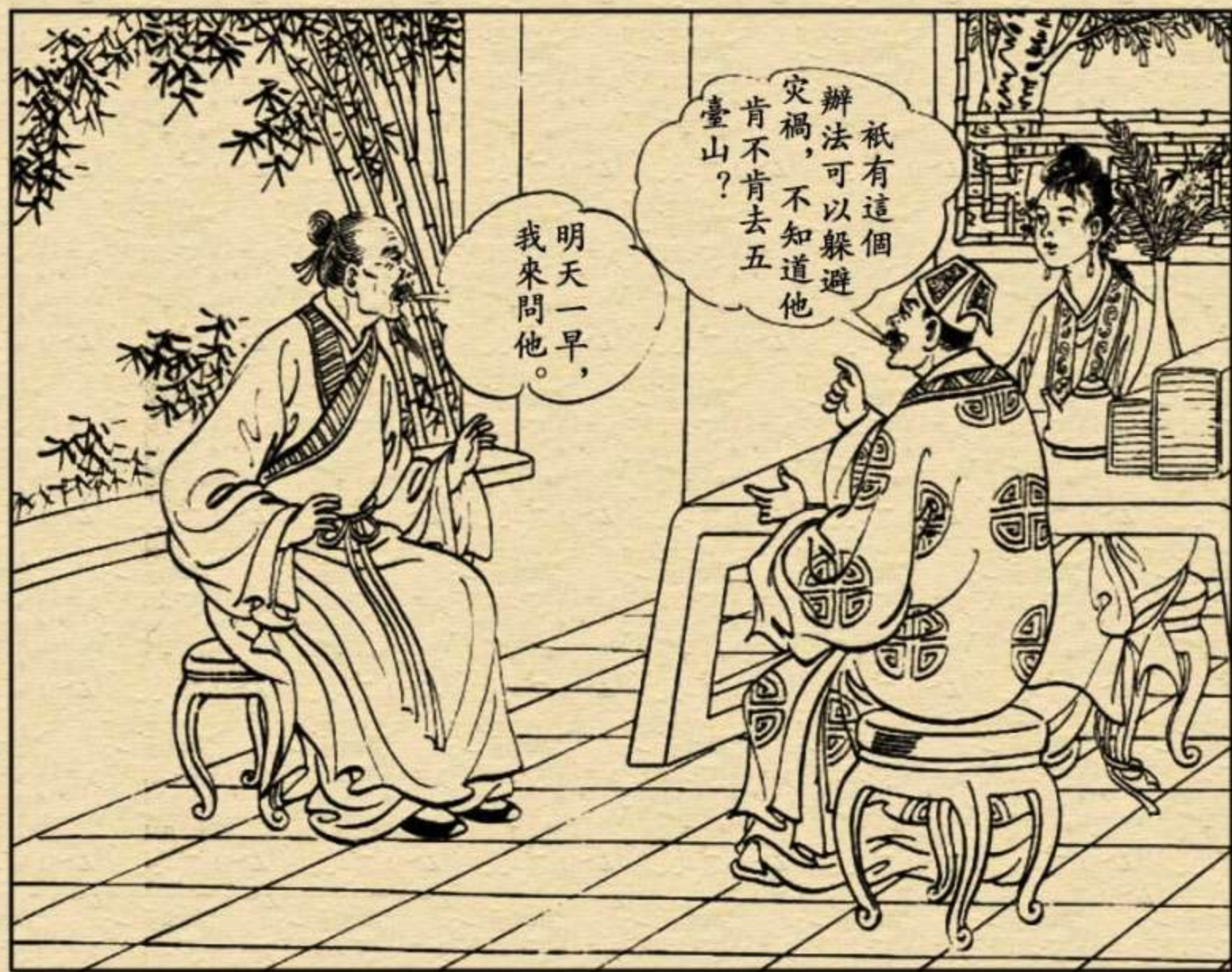


趙員外見他是搭救翠蓮的恩人，很想把他
藏在家裏，但他是個殺人犯，怕走漏了消息，
牽連自身。



趙員外想來想去，好不容易才想出一個辦

法：介紹他到縣城外五臺山文珠寺去當和尚。



魯達想：『與其被貪官污吏捉去，受他們的侮辱，還是當和尚的好。』馬上答應趙員外，願意當和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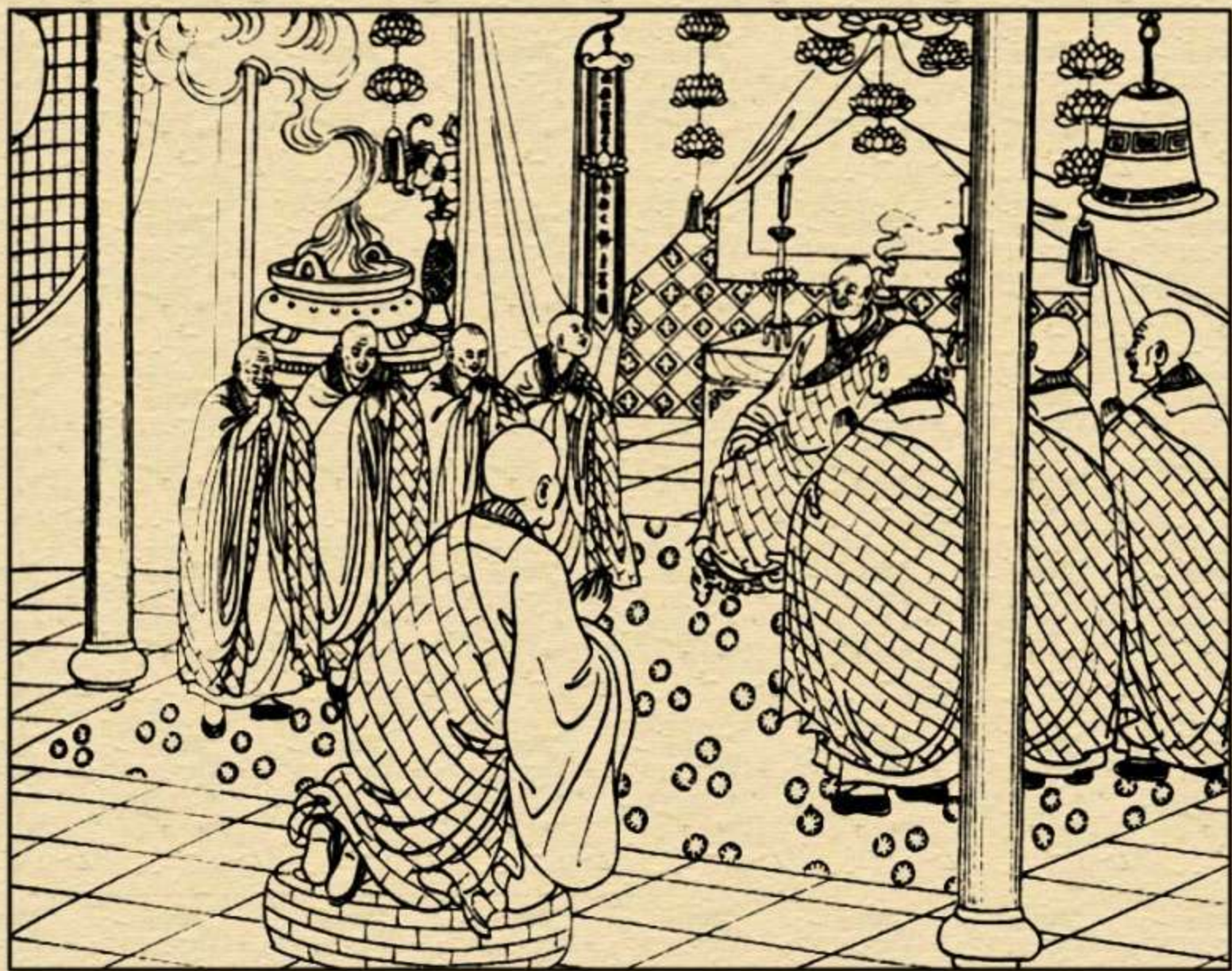
趙員外揀了個好日子，備了一擔禮物，把魯達裝扮成一個莊客，帶着他向五臺山文殊寺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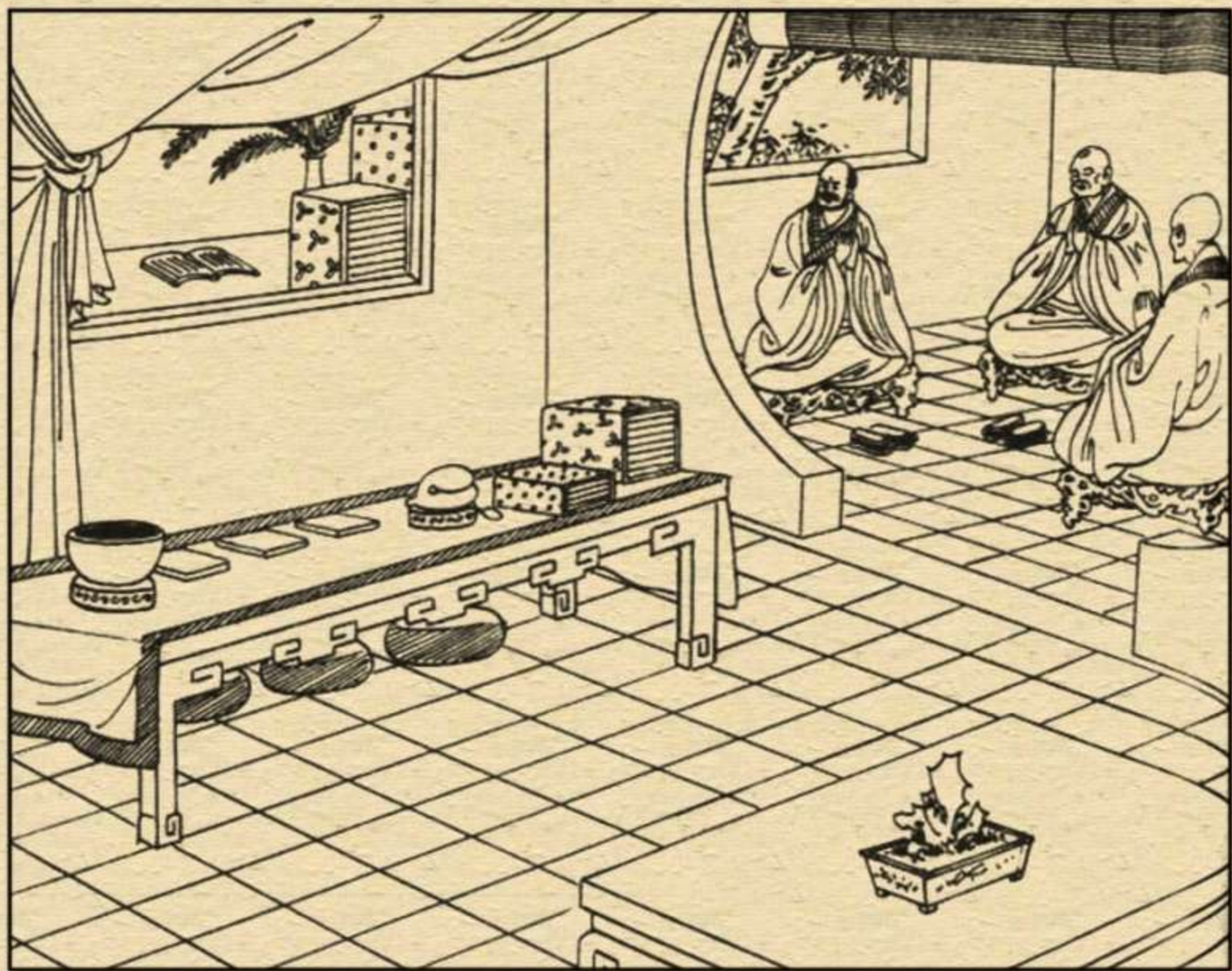
趙員外是文殊寺裏的一個大施主，他把來意向寺裏的當家和尚智真一說，智真立時應允。



第二天，魯達就在寺裏剃去頭發，刮掉胡須，摩頂受戒，成了一個出家人。并取了個法名，叫做『智深』。



做了和尚後的魯智深，要打坐，要念經，沒酒喝，沒肉吃。他是個快活慣了的人，實在過不慣這種苦日子。



這樣挨了幾個月，一天，他來寺門前玩耍，
見周圍萬山重疊，風景壯麗，心裏一高興，
便順步走下山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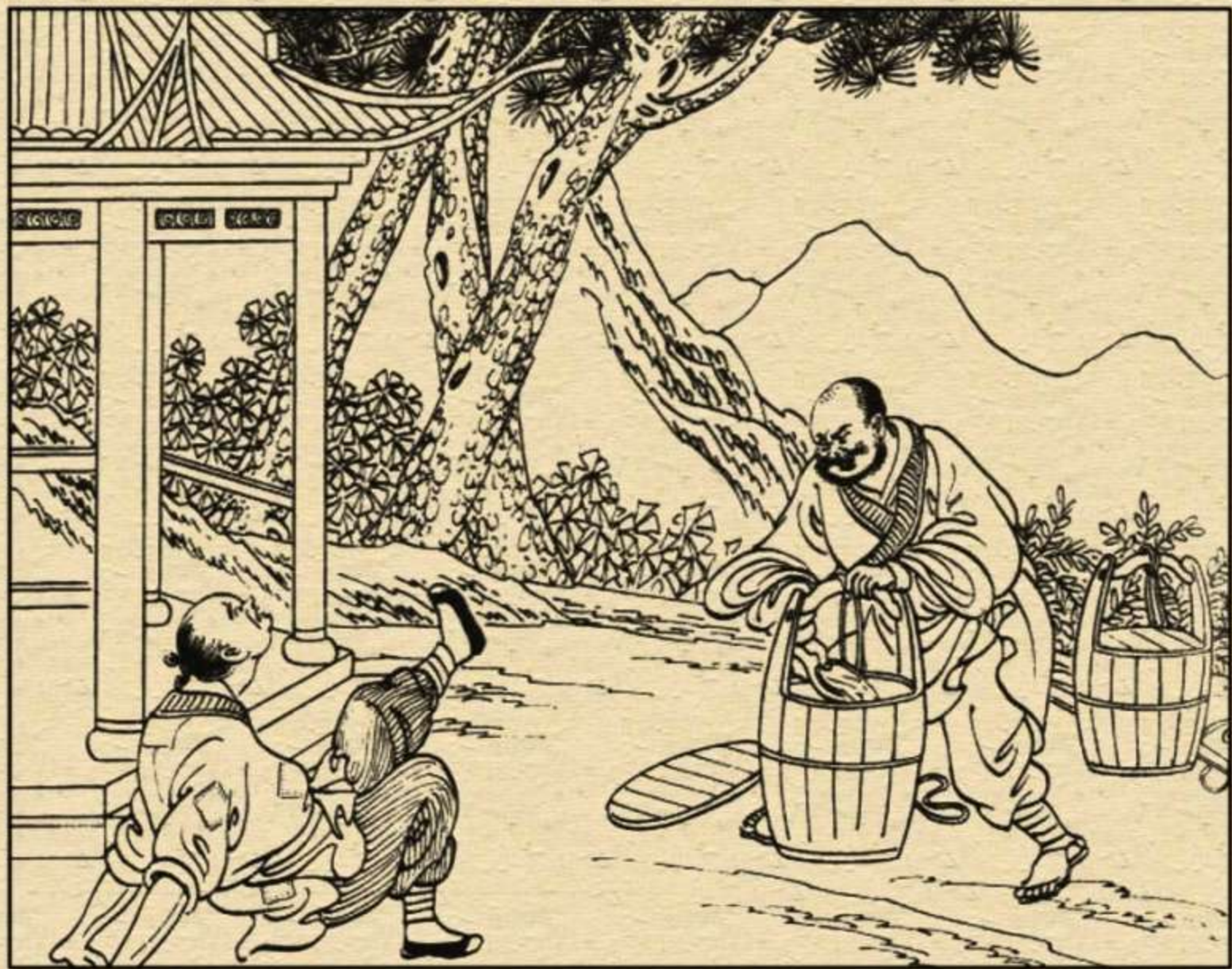
剛走到山腰亭子上，見一個賣酒的漢子，正挑着副擔子走來。智深喉嚨裏發癢，就要漢子賣酒給他喝。



寺裏規矩，任何人都都不許賣酒給和尚，
給寺工喝。智深再三要買，那漢子抵死不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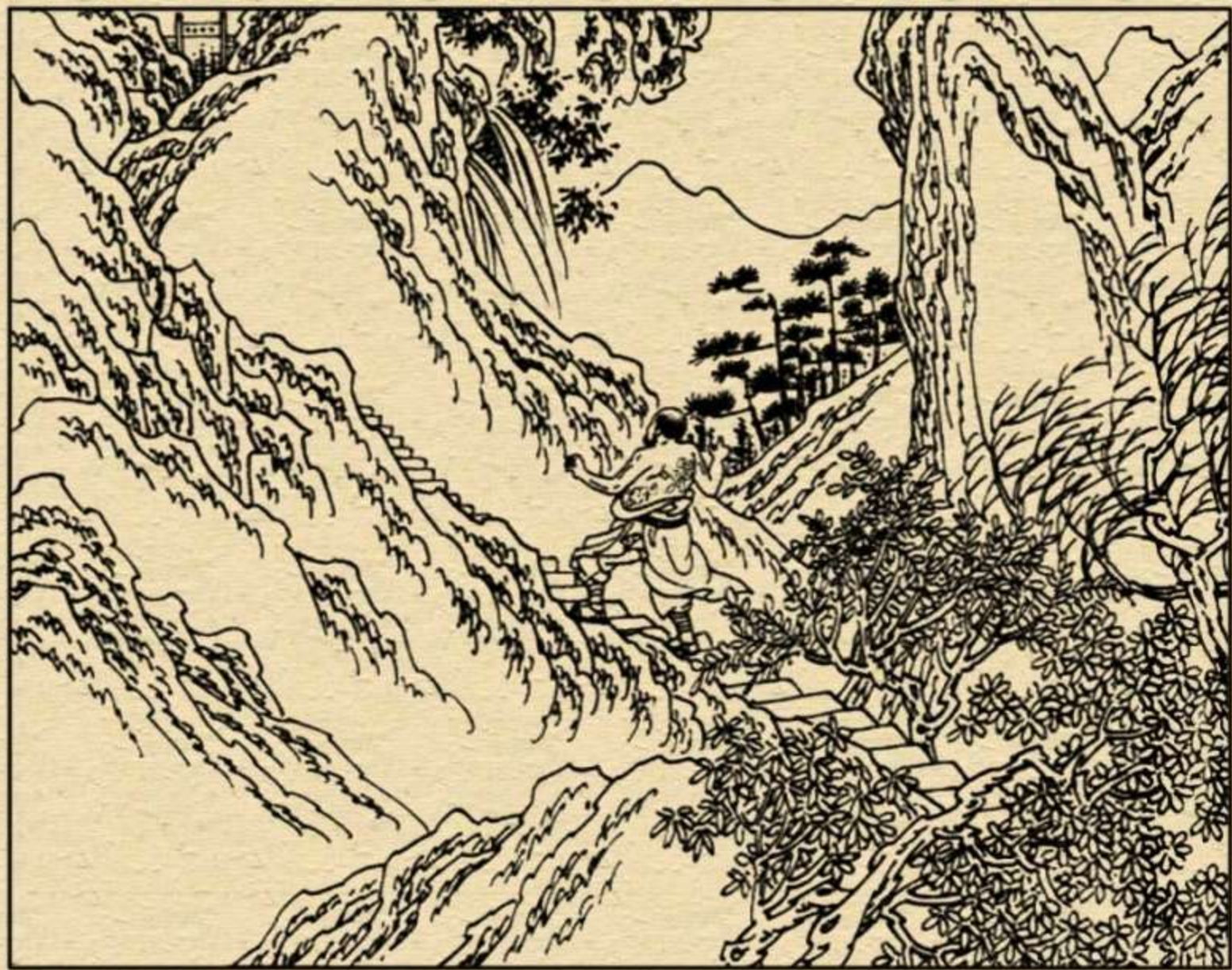
智深急了，一脚踢開那漢子，掀開桶蓋，
拿起瓢兒，連舀連喝，像牛喝水一樣，把一
桶酒喝得精光。



那漢子怕當家和尚知道了這事，從此不許他上山來賣酒，吃了虧不敢響，收拾起擔子，下山去了。



智深坐了一會，酒性發作，身上熱得難受，把上衣褪了，搖着兩祇手臂，踉踉蹌蹌，走上山來。



兩個看門和尚，見智深喝醉了酒，攔住在門前不許他進寺，智深伸手一掌，把一個看門和尚打倒在地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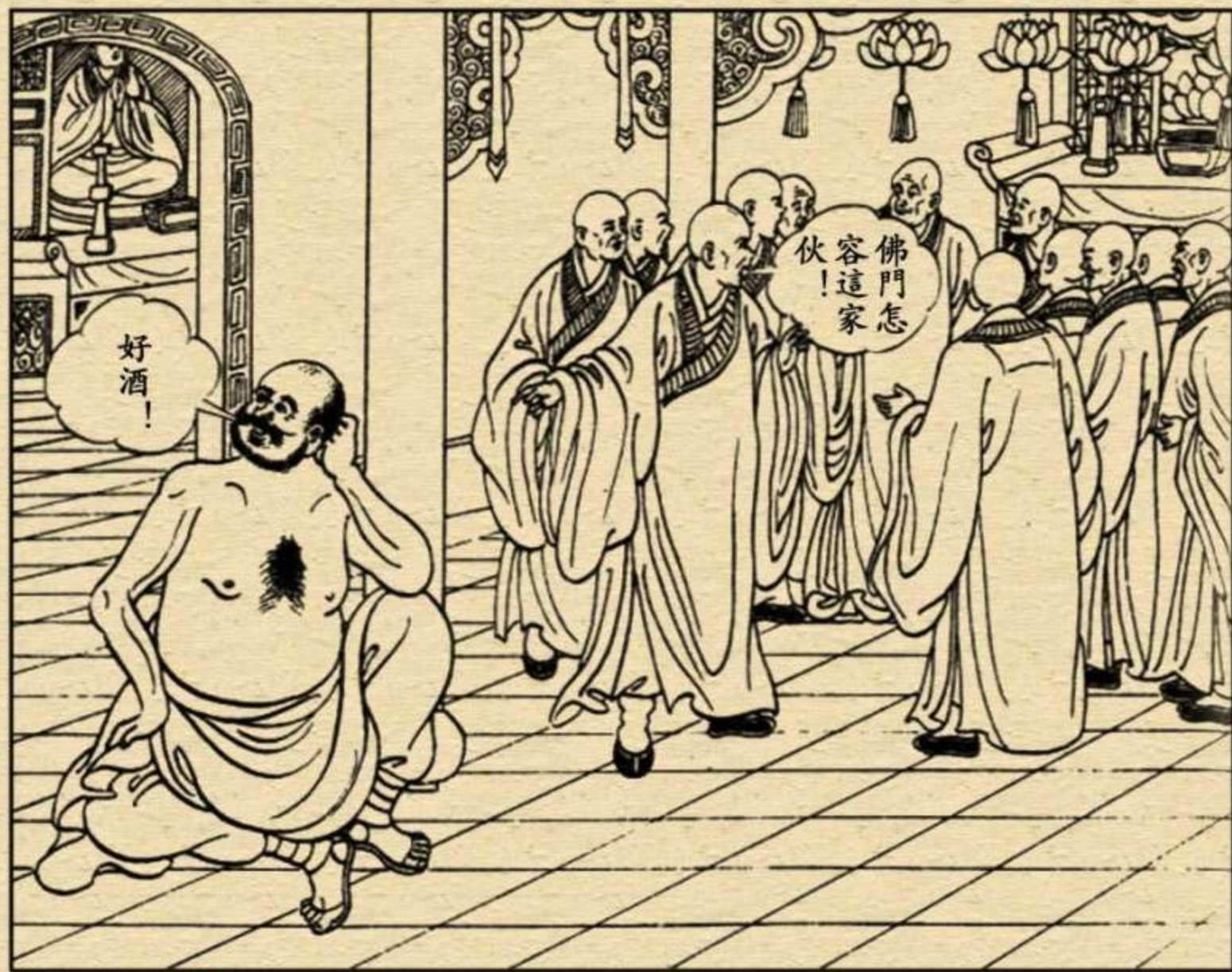
監寺一向不滿智深，見智深行凶，也不報
告智真，便喊來二三十個寺工，拿着棍棒，向
智深圍攻。



不料智深力大如虎，這些寺工，一個也不是對手，被他搶了一條棒，一陣揮舞，寺工們一齊敗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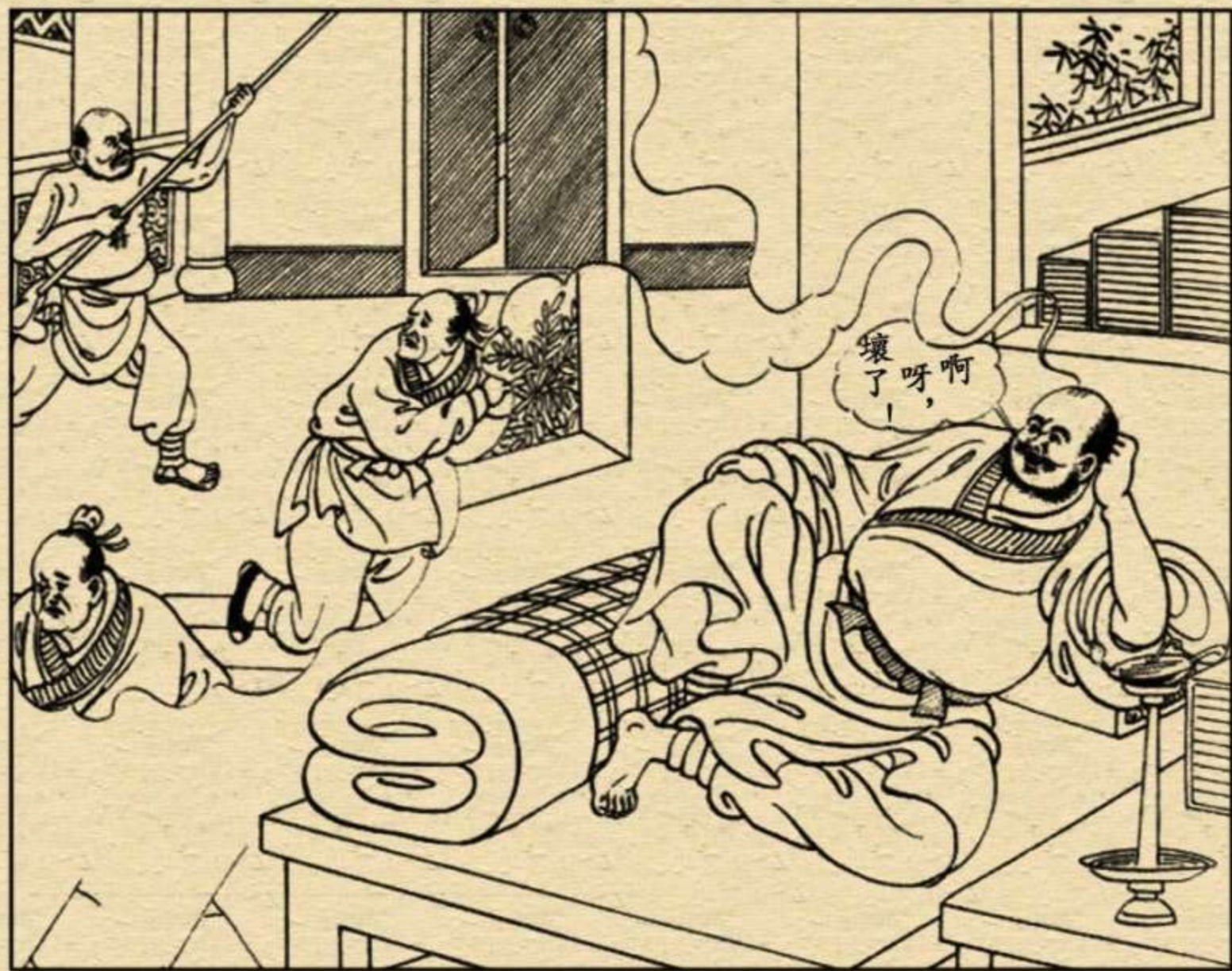
正打得熱鬧，智真出來喝住。許多管事的和尚，就圍住智真，要他把智深趕走，你叫我嚷，吵個不休。



智真不敢得罪趙員外，胡亂搪塞了和尚們一番，叫兩個小和尚，扶智深到禪房裏去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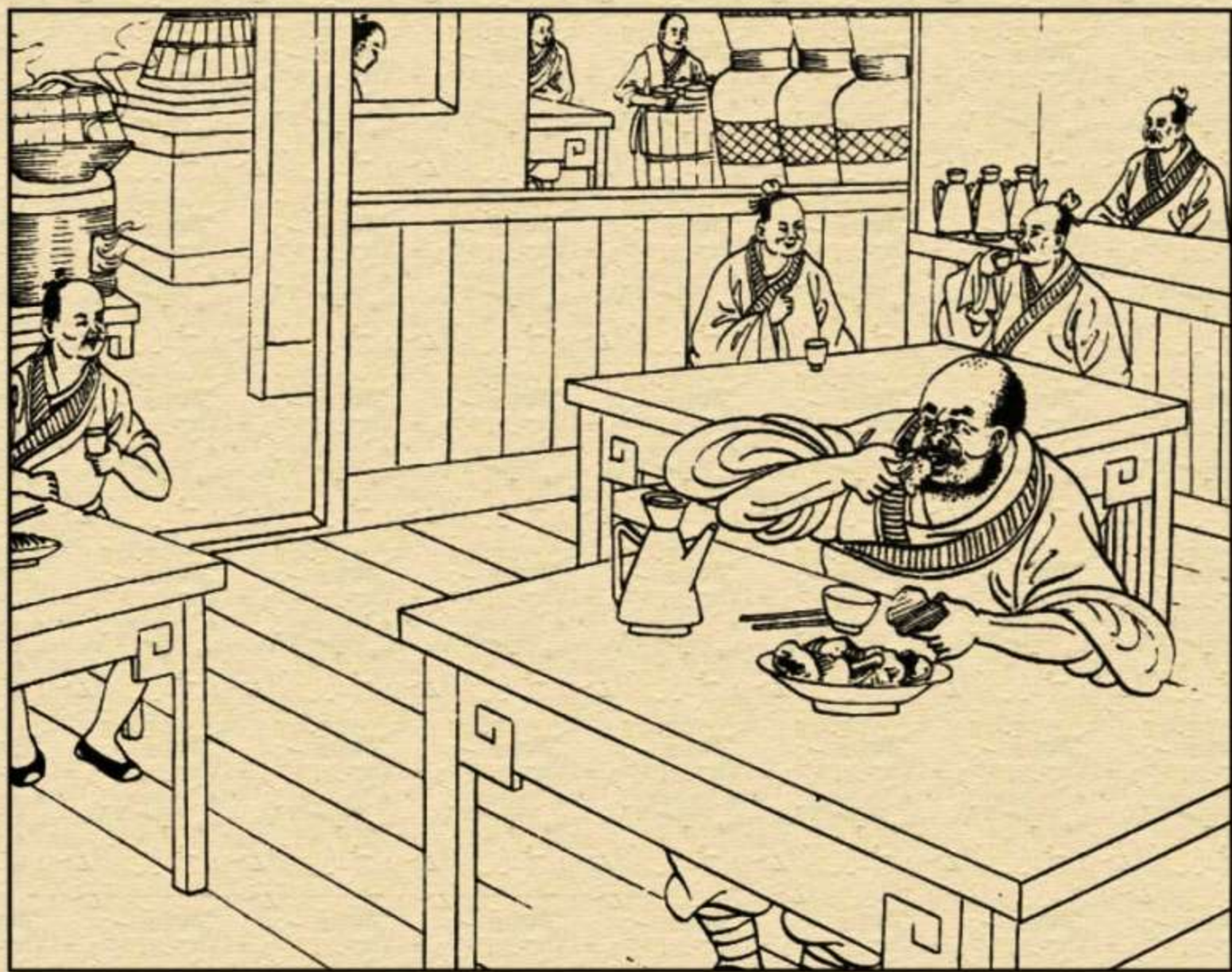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天，智深一覺醒來，知道是自己的不對，非常後悔，躲在寺裏，三四個月沒出門一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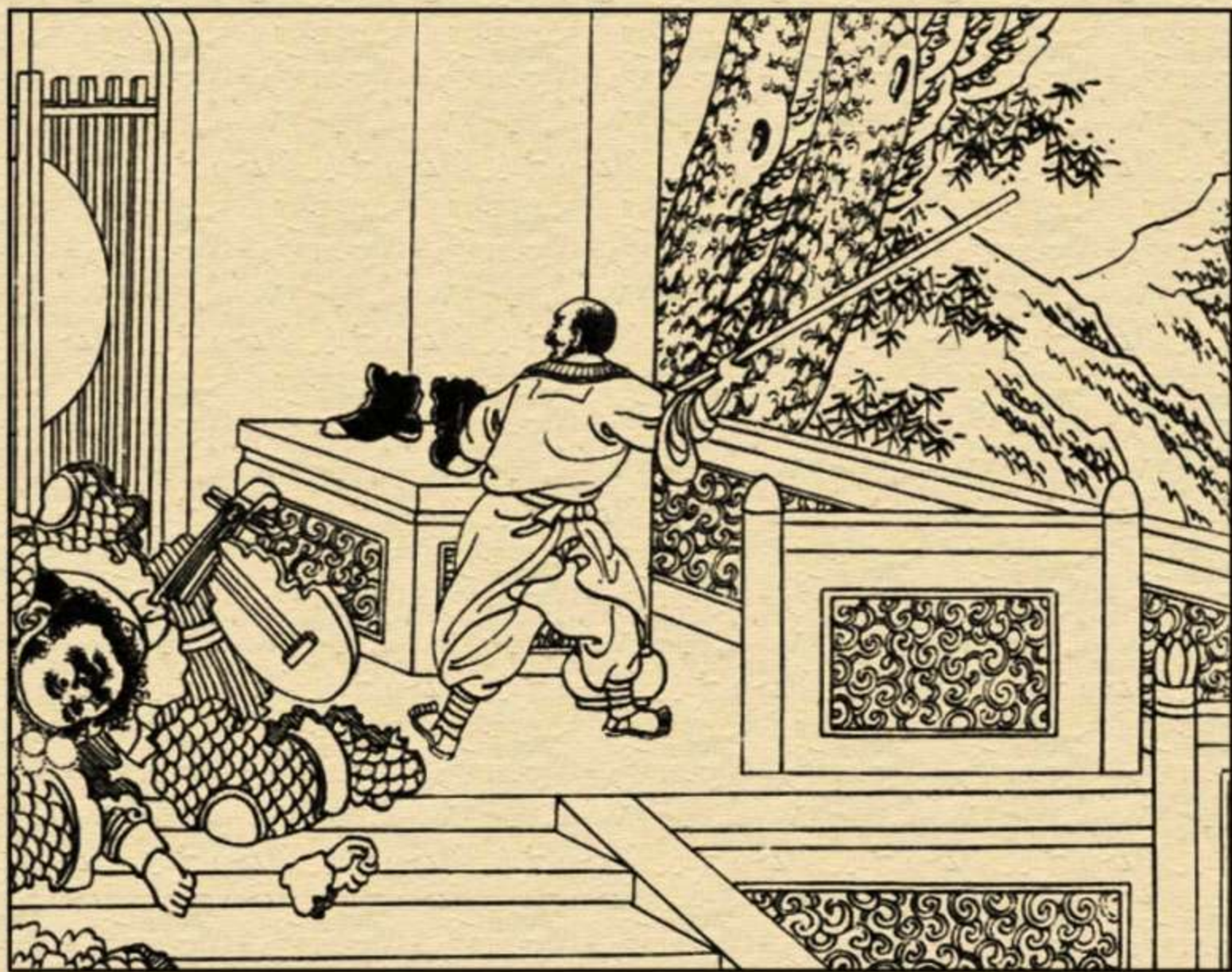


但日子一久，老毛病又發作了。一天，

他又到山下酒店裏喝了不少酒，臨走還帶了
一條狗腿上山。



這次，他醉得更凶，因此，亂子也就鬧得更大——撞倒了半山亭，毀了寺門前一座金剛，打傷了寺裏的和尚，拿條狗腿，硬塞給和尚吃。



真是：如果不把智深趕走，他們就卷堂大散。



智真見事情鬧大了，不得不遣走智深，
但又不願得罪趙員外，便寫了一封信，叫他
到東京大相國寺去投奔他的師弟智清。





醉鬧五臺山（水滸故事）

原著：施耐庵

改編：柯槐青

繪畫：陳丹旭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發行
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上海信老印刷廠印刷

開本787X1092 1/50 印張2.32

1953年7月第1版 印數：1-10501

